

近

代

華

記

上海
廣益

出版
書局

大
觀



中華民國十年十一月付印

近人筆記大觀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出版

全四冊定價二元二角

編輯者 廣益書局編輯部

版

權

發行者

廣益

書

局

所

有

印刷者

廣益

書

局

總發行所

廣益

書

局

上

海

棋盤街中市

市

分發行所

廣東

楊梅竹斜街

雙門底

長沙漢口

萬福街半邊街

書店街

廣益書局

●名妓類

琬娘

劍秋

自來名妓每解憐才。前清包長明中翰未達時。嘗與同社友飲妓家。在座皆貴家子。獨先生衣冠潦倒。布袍一襲。垂敝矣。他妓皆不之禮。有琬娘者。識爲非常人。獨傾心焉。終席依依不去。中翰雖感之。然以家貧甚。無如何也。一夕月明如晝。中翰方夜讀。忽聞剥啄聲。問何人。不答。啓戶視之。則一婢捧琬娘至。驚問之。云從姊妹家來。聞郎君讀書聲。便道相訪。耳繼而周。視室內。見四壁蕭然。家無儋石。所有惟殘編數百卷。羅列案上。幾滿。琬娘歎曰。貧至此。何能讀。遂去。中翰亦悵然而已。及明汎。掃地上得金釧一枚。中銜珍珠。值不貲。知爲琬娘所遺。趨還之。則言昨未遺物。固與不納。中翰心知其意。遂易錢以助膏火。自是恆遺婢來。輒有所贈。中翰屢卻之。不得已。恐爲人所笑。遂裝被游山。左入某中丞幕。專司筆札。一日閑人入告云。有故入自江南來。訪必欲一見。視其刺不識。姑見之。則一裙屐翩翩之美少年也。愕然。問姓名。少年笑曰。君何健忘。至此。某乃同社友某人之子也。強邀至寓。謂此來有要事奉懇。中翰遂姑。

從之往比至寓少年乃掩扉下鍵脫履笑示中翰曰郎君以我爲何如人耶一別歲餘何遽不相識中翰大驚謦視則琬娘也因問其所以至此之故琬娘歎曰迢迢千里奔波煞人此來特從君許我則生不則死中翰怪其突兀沈吟不敢遽答琬娘泣然曰郎君殆以妾爲路柳牆花不足與共白首耶須知妾亦良家子雖墮溷固未嘗任人攀折也中翰曰否以卿情意富不知感特慮家貧無以爲生耳琬娘曰是不難比年來妾纏頭所入薄有積蓄餉粥之費固無慮也郎君但奮志讀書可矣遂出資貨屋相與俱居某中丞聞其事戲贈以詩曰玉因待價猶名琬食豈無魚却姓包一時傳爲佳話越數年中翰以進士及第任京秩遂與琬娘偕老

薛梅雲

薛梅雲佚其本姓當湖人生而眉目姣好性尤巧慧十二歲時常綰雙丫髻立垂花門下娟娟風致殆奪畫圖豔名已傾家弄人有爭委幣者父母矜爲掌上珠不屑一切其父業販繭絲往來若溪澗水間竟落拓以死家赤貧無以自存母挈來滬上梨姐花撝一見卽詫曰此奇貨也廿詞啖其母遂入樂籍在安樂里雪花亭爲侍兒舉止嫋雅無抹脂障袖習氣酒闌燈焰溟渤熒然亦惟自嗟薄命而已後母以事歸鄉其家忽飾之應客榜曰雪花梅一時芳譽鵠起過杜杞門巷知有雪花梅不復問雪花

龐樹柏

亭矣。未幾事聞於母與其家爭論。乃拔之出別張艷轍於三馬路。改今名爲薛梅雲。年十八矣。碧玉年華。明珠聲價。猶未嘗以身許人云。

筱琴

程善之

湘鄉王君家世將門。性復豪縱。紅樓載酒。畫舫徵歌。殆無虛日。勾欄北里中。有不知公子者。則摹笑之。以爲至愚也。顧興致雖高。而賞心絕少。酒闌燈炶。或有眉與之語。目爲之成者。輒若不解。望望然去之。同儕或疑其僞。則曰。此曹閒花野草。但偶供頤盼。非可位之湘簾斐几間者。河陽令甯不愛花。奈未遇春蘭秋菊何。聞者咸腹誹之。以爲江湖落拓。聊遣悵情。而作如許煞風景語。恐異日落葉成陰。猶未醒司勤之夢也。閱數年。作春申之游。則君亦在焉。頗聞人言。阿嬌有屬確未貯之金屋。已不止郵亭一夜。眠矣。異之以詰王君。君不諱。因請謁焉。至其家。則小閣芸窗。薰金鴨。位置楚楚。有致。侍兒捲簾。捧玉人。盈盈來。春山蹙黛。鶴翼匀肩。舉止從容。光華四射。問韶齡。則二八未足。問芳名。則筱琴而劉其氏。雖不多作酬酢語。而嬌羞腼腆。中自隱然。具落落大方之態。信乎周郎一顧青眼。無虛咫尺。天台便是桃花門巷矣。越數日。忽聞鸞鳴鳳舉。不知所之。大異之。妹妹此豈有。豈有。夜月之約耶。已而王君來。則以此問。且詢其始末焉。王君微笑有頃。乃言曰。筱琴原姓張。淮安人也。父故。一書生碌碌。無他長筭。

琴幼而聰穎。父母皆絕愛之。母體羸善病。筱琴生三歲復誕。其妹小苗。朝夕撫抱。兩兒體益弱。每見筱琴手裏梨戲於前。輒撫其頭嘆曰。兒乎。我不能見汝成長。能及汝稍知人事。能聽我一二遺言。異日即不幸飄零落泊。猶時時記及我死瞑目矣。年五歲。母竟以羸疾死。家貧。凡百草草而已。父自母歿。中年失偶。益慟惜曠棄人事。姊妹二人。皆委叔母。手叔母丹桂人也。值歸甯。則攜與俱。名爲撫養。陰欲奇貨居之。兒童嬉嬉。不知險易。易臨出門時。一見父坐堂上。猶云從姍娘往江南。江南繁華安樂地遊戲。幾日當歸來。語阿爺也。丹桂叔母熟識者多。每日晨起。爲兩女潔衣服盥洗。傅粉點脣脂。折花簪。兩耳旁層髻。擁前長辯垂後。一一如法訖。乃攜至大街曲巷中家。復一家簾櫳。空地房闊。相周通粉白黛綠者。時雨雨相並立。門側叔母入就坐。輒與是中人絮語不止。姊妹兩人。自爲伴侶。屏角室隅。牽衣跳舞。吃歡笑了無拘束。皆以爲叔母愛我也。最後之一所。嬉良久。回頭覓叔母。不得。一中年婦來。把手引入。一室。告曰。汝叔母去矣。以汝賣於我。汝嗣我宜。母我聽我言可也。初謂戲言。已而婦聲色俱厲。手一紙。曰。汝視此非賣汝券耶。時年幼不識。何謂券也。但哭求叔母。婦抽壁上鞭曰。再哭者笞汝。姊妹不敢哭。呴聲忍淚。聽婦指揮。於時筱琴年才十歲。妹尚小二歲也。婦朱氏。早年亦作搖錢樹者。自顧色衰。年晚不足。動人乃退。爲鵝姬。筱琴被叔母以二百金押十年。妹則絕賣之矣。此皆筱琴稍長。深知之者。朱氏。

既淫且毒琴姊妹蘭心蕙質備受摧殘弱小自憐每時時憶及阿母生時溫膩撫循之景況海角天涯白楊衰草惟有暗彈冰淚而已而稍長以折磨之故眉不蹙而自顰心以痛而長捧見者或以爲娟曼之態出於天然而不知感傷實甚也漚江爲中外通衢富商賈達官名人之所萃纏頭博進動累千金朱氏旣得箇琴姊妹知豔幟一張利市可操券也因攜以來漚漚濱紅塵十里士女如雲箇琴姊妹詔顏稚齒女兒積習未能屏除然眉翠額黃自饒宛轉有心者無不原其簡略而轉惜其嬌癡也斯時小琴年十五矣酒闌燈掩姊妹二人往往有相對無言忽然陌涕者朱雖虐毒亦漸悉箇琴爲人且以其稚也客來與茶酒之會而衾裯則不以迫焉顧箇琴本具明慧之姿兼之閱歷東西世情益熟特憑藉嬌癡與時韜晦耳某歲之春歌筵偶晤於是花氣撩人竹聲和肉四座相顧者飛揚蕩軼醉月流霞箇琴寒溫數語畢獨隅坐低頭斂容屏氣若有深思楚楚可憐之色隱浮於芙蓉之面偷父輩固領略不到此也酒罷而歸心中悵然如有失明日決計再往訪之箇琴出迎客落落若無意者久之亦無別語及舉步出門方登車偶一回頭則見渠倚楣側立秋波淡淡暗淚依依直與車塵俱遠噫一寸芳心於斯見矣坐車中乃迴腸輾轉恨此次匆匆者之唐突也嗣是得暇卽往歷月餘漸覺其脈脈含情如春秋水來旣無端往還不盡令人心移神釋不覺塵俗之煩與流光之駛也朱意在假箇琴爲

近人筆記大觀 卷四 • 名妓類

六

標的以攫取多金。筱琴覺之，私以相戒，勿過昵致爲奴輩乘也。朱家在丹徒，時時乘火車往返，獨姊妹留居一夕，偕友數人，門葉子戲於筱琴妝閣局未終，筱琴牽衣私語，惡奴行矣。秋波一笑，瓠犀粲然。此蓋相遇以來，所未能消受者。是爲三月十一日，明燭半酣，薰爐送暖，其時其地，永遠弗忘也。乃以鏤金小盒盛小影爲紀念，筱琴受之解衣，苞懷中，泣然曰：儂以清門誤墮塵網，幸託君子願堅，始終儂身，雖微尚能一死，請君子曉之。因嗁咽不成語。明日朱氏歸，筱琴善自慎密，雖語言舉止皆自留意檢點，朱氏雖老猾不能尋瘢索垢，西賈某以登徒子自命者也。見筱琴好之，持金條脫一雙爲餽，且以金三百進。朱氏喜，使筱琴侍客，筱琴爲窮袴，多其帶終夜向客泣，且罵聲達戶外，客無甚持金去。越日有離商邱某之子，翩翩少年也，來徵歌選色，羣駢列以迎，皆不顧，獨名求筱琴，時筱琴已以買事與朱艱，離涕淚未乾，雲鬟猶亂，朱見少年美意以筱琴見之，當可如意趣使就粧，筱琴不顧敦促之，卽蓬首出外，戶虛掩，知有異急歸檢視，已室適人退矣。蓋其潛行之志，蓄之已久，嘗祕室牽衣囑爲等書，辭之以

難則恨曰君何忍心若此不出走者惟有死耳妓靈星館者絕放誕好與優伶僕圉以是容姿雖麗而聲價自卑嘗春日遊園招箇琴同車出偶遇於途他日舉其行爲以告且微諷之箇琴慚甚巾掩面盡濕遂與之絕其爲人知自好亦汙泥中青蓮也王君之言如此余戲謂君曰君花叢飛將第毋乃恃眷卹膠之加而爲內視者所蒙乎君則笑曰射鳥者非我其誰披香博士毋漫爲臆斷也又問以柳梢月上人約黃昏聞言噴噴頗疑金屋有藏侯門不遠者斯言其果信否君笑而不答但謂夫人之溫和婉淑惠被下人一切均等無所階級而已又云銅雀春深小喬尙在葳蕤之鎖將有待同鄉某君以此質之某君掉頭曰得意不可再也

吳門六姬記

彩琴

士人讀書十萬卷叱咤牖下屈宋衡官意氣非不雄且豪然而輸囷之材不中於工師娥眉之嫉翻興於狐媚終其身侘傺不合以至於死者比比見焉卽名山之書啓諸石室豐城之氣耀乎斗牛其人則已魂斷寒碑草萋荒壠泯然與世無聞則其事不重可哀哉金昌姬彩琴以越台遷謫之妹冠吳苑六宮之選畫百卉饒睛牛風致入其室縹緲萬帙攀黛續紛鮮不笑而相告曰此情場俏畫師也姬十

葉小鳳

九歲己酉歲吳門狀頭

謝月

虎邱山塘間真娘吾不得而見之矣然吾未嘗不以垂柳之綠仿其眉天桃之紅拂其額海棠之嬌度其態芙蓉之豔擬其神意爲佳人難得僅得諸想像間耳榴花紅時識姬於方舟中時方蟬紗半臂霧縠輕衫濯濯容光香生一水乃知垂柳之綠天桃之紅海棠之嬌芙蓉之去面凡花之令人死心塌地者姬不覺兼之矣姬梁溪人祖爲豫省佐雜余尙見其從九品之銜條於姬麓中也

王蕙

蕙吳門百花巷人姆瞽以歌名蕙早歲飄泊遼藩間又爲人挾唱弋湯諸歌哀怨悽婉聲梗淚咽未嘗無曲終不遇之感誠足令千古才士美人一齊痛哭者矣昔賈太傅以一代之佐才生遇文帝宜可以大有爲然而前席夜半不問蒼生瀟湘洞庭竟成遠謫鵬鳥一賦其志彌可哀已然苟須臾忍死以漢文之賢庸知不有詔起賜環中書草敕之一日耶王蕙其不宜憂傷顚頰以終矣

彩影

翠疊花鉢宣彩筆靚粧之雅非色也舞袖散花歌籌蓋世聲技之擅非才也溫存如玉圓膩似珠嬌

媚之姿非情也則有亭羅弱質竟翻姽婳之粧簫管名流偏嗜詩文之僻雖名字未諳乎貞美而半裁獨出于羣儕天本多情姬真傲偉哉姬十七歲處山良家子讀書都下流轉至吳時於燈下噫嘯道平生事不知者亦未嘗不驚曰是吹彈得破者竟爾許耶

李鳳

禁煙時節虎邱山塘間載歌之舟踏春之騎牙檣絲鞭輝映十里十七八女郎要神麻者是日刑裝隨儀仗後三木珠鑲赭衣繡製雲髮垂肩五絲覆額治容豔飾於斯爲盛戊申歲一彩裳人荷珠攢具籬鬟扶之姍姍從羣姝後祥風天來靈雲香擁路旁觀者不復能他囁惟屏息出神隨之俱東至方基許彩裳人扶婢入畫舫繞城以入葑門翌年金昌亭畔盛稱李家鳳娘則彩裳人自大成坊移黛橋作金昌賣歌人矣

沈林

世界無四尺以下之美人吳下羣姝嬌小如香扇墜此不過如詩家溫李可備一格未足以稱正宗也倘欲求李杜天才風流萬世者翳惟沈林亭亭玉立清揚婉兮吹玉笛度七夕小宴諸曲羣豪列席四座弗誦若林者吾當於萬樹梅花間跨月光訪之

月英

王漢章

五十年前。雉皋有兩月英。皆避地。教坊一姓馬。字小素。金陵人。一姓王。字蘭。君揚州人。不期而遇。且又同名。皆隸內籍。太平既復。金陵初下。軍車倥偬。淮帶甲之倫。虧集石城城下。一時花葉橫被。摧折以故。兩月英皆徙居雉皋。又同患難焉。雖非白髮青燈。談天寶遺事。然一種商女庭花之感。亦足以爲柔海遺話也。小素工畫。嘗畫蘭贈所知。綴以小詩。率悲古奇詭。羣謂有所南氣。習至其露葉風條。生香活色。下筆有神。著紙欲飛。則一時見者。又有湘蘭復生之譽。愛好各殊。品評遂判。與小素並駕齊驅者。蘭君亦工詩。幼習歌舞。每取桃花扇燕子箋度之。爲曲聞者。靡不泣下。蓄一古劍。云是某王所賜。而某王得之江右。某邑古廟中。青萍一舞。每目寒光。蘭君每於酒酣。一爲撫摩。輒便嗚咽。玉立而舞。渾脫如公孫。大娘。出言無忌。幸愛護者衆。不遭嫌疑。時才士名流。多在江北。耳兩姬名輒往。造訪花晨月夕。張譏於一角小樓。相對歡歎。如發思古之幽情者。亦不知兩姬有何術以致此。以故騷人墨客。就之無虛日。所謂謔浪笑傲。粉歌墨舞者。不見於兩姬之室。張君翰飛者知名士。也爲作雙照圖題二絕句。於其上。云桃根桃葉。總情牽。絕代偉人。有比肩。悟到前身原。一樣料應。顧影便生憐。海水橫飛。在此時。銅駝恨遣。玉人知。吳宮花草。今猶在。燕定新巢。越鳥枝。蘭君和韻。已不傳矣。小素和韻。云記得花陰並坐。

時三生緣法兩心知。秦淮煙水揚州月。都付丹青筆。一枝後幼主。福瑱羅江西。之阨噩耗傳至蘭君。咯血死。蓋蘭君爲幼主初幸者也。蘭君性情抗爽。無脂粉氣。初不意黃土埋愁青。山瘠骨。如是之速者也。小素聲價自高而恬默。寡言武夫。某慕名至小素。嘆其鄙也。拒而不納。武夫思以重金爲賄。揮而置之門外。戒僕婢輩無得妄有所攜取。曰彼爭地爭城而來者。是無異殺人越貨也。武夫微語曰我亦天國舊人。今退食久矣。願自知。非卿匹偶。憐卿甚。何自苦也。小素始揮淚收之一獻身焉於天色。欲明燈光微焰。時向枕畔附耳爲密語。武夫爲之泣下。詰旦臨行。勉之曰毋負昨日語。君血性男兒也。武夫出門去。竟不歸其室。人屢遣使徧覓。終不可得。或曰聞姬言北投捻軍矣。小素得武夫金擗。擋俗物。擬托良媒。而竟失身。非偶居恆抑鬱。謂人曰遇人不淑命也。從一而終義也。安於命而全於義。知我者爲我心悲乎。雖然命實爲之爲之奈何。舊游知其素性。不敢存問。然心竊惜之。曾與之游者聞其事。未嘗不嘉其志。憐其遇也。戚人吳君嘗作客雉皋。李叟者爲吳言。吳更爲予言之。記如左。

留琴

程善之

揚州爲吳王故都。明月煙花。聞於天下。輓近以來。芳名稍衰。息而蘇臺歌舞。獨擅江南。然一二間氣所鍾。猶時具傾城傾國之麗質。不得謂風塵之無人。而篇聲之邈歟。也以余近今所聞。若留琴者。亦庶

幾於此。留琴母曰：朱五娘亦邗江尤物。家于京口，京口當南北之衝，與揚州相對，人豪之所萃也。某將軍者，亦其地人少而無賴，貧而無立錙。日集鄉里少年爲跳刀拍張之侶。五娘一見，傾心極形，繩縕情濃，鵝鷺盟訂，鴛鴦雖胡二姊之識，馬燈梁紅玉之慕。廟王不過是也。未幾，將軍勢亦大，徒黨益多，屬滿清有東北之難，虞將軍有大志，或介之以起，乃遣使招將軍。五娘聞之，亦說將軍曰：時不可失，機不再來。今當局者方震恐於外患，岌岌然求干城將帥之選，此誠難得易失之機會也。宜乘此博一進身假彼之資，成我之衆。異日者，王侯將相，甯復有種且事勢不可知。安見無龍飛虎變之機會耶？將軍善其言，卽日冠帶親往迎使者，伏道旁涕泣稱死罪。使者大悅，將軍留宴，厚賄之。於是偕使者謁制軍於省制軍入奏，命將軍以所部任師干，厚其廩餉。用是淮東西無風鶴之警。五娘以舊寵時時出入軍門，然將軍日益尊貴。嬖童婉女，粉白黛綠者，金屋滿焉。五娘固未預金釵之列也。一夕侍宴，以微詞諷將軍。將軍不語。五娘出嘆曰：長頸烏喙者，不可事矣！命也。夫欲去作五湖游，如此塊肉何？未幾，生女因名之曰留琴。留琴生而姽婳，年數歲，卽能嬌癡宛轉，如人意見者，無不憐之。稍長，常聞其母談往事，輒嘆曰：藥師紅拂，夫豈異人惜哉？兒母徒有嚮慕英雄之心，而無控制英雄之智也。年旣益長，娉婷嫋娜如玉樹，臨風見者爲之心醉。而機變迅利，剛決絕人，惟一以溫柔出之，使人不覺。蓋其先天稟受，固有特異。

尋常者流俗區區固不識也中原光復留琴從阿母避兵滬上於時將軍以反正有功建高牙擁大纛聲威煊赫轟動一時而留琴則以二八芳年高張蠶幘四方遊士得一茶一酒之近者輒爲不世之榮大江南北道路傳英雄兒女儼然如相抗焉五娘旣風鬟霧鬢非復當年則一意屬望留琴將爲終身之倚且懲於一身之際遇因謂世間好男子多爲薄倖者流故願爲留琴擇一市井兒郎俾相安終世而不知留琴乃守身如玉不肯稍自降情因是母女之間頓生離隔一夕有大腹賈者以重金啗五娘將謀洛仙之枕解漢皋之佩五娘諄勸再四留琴竟不肯從搶攘達旦賈拂袖去五娘怒而鞭之留琴嘆曰是無如何不得不去矣五娘鞭撻旣倦而寢明晨紅樓半掩粧閣猶開一朵彩霞竟不知何處去矣吾友某君嘗於舞衫歌扇中識留琴者也爲言其姿容才性如是記者渴欲一見不獨以美人一顧爲幸亦將以崇拜英雄者崇拜英雄之兒女也乃未幾而仙飄具在宮燕已飛輒不禁其恨恨某君又曰以留琴之才智必非貿貿然徑效冥鴻者度必有藥師其人者在特不知風塵誰是人豪足當美人之巨眼也

石曼君

陳灝一

石曼君吳產也民國紀元自金閭走春明隸韓家潭之長春班姿容秀麗體態輕盈京劇靡所不習崑

曲尤稱合拍銅琶鐵板豪竹。哀絲豔名鶴起於京華。生涯鼎盛乎八埠。走馬章臺者絡繹於其門。海甯陸君潤生傾倒倍至。將納爲篷室。會以事未果。比時曼君之燕。雖有可觀。然僅恃一烏師之指導。其學力終屬有限。頗欲物色良師。專心研究。以博知已歡心。更期鞏固營業。乃竟天假以緣。有法制局某科員耳。其名特進訪粧圓淳水相遇。一見傾心。某暗思覘其技能。顧曼君曰。校書以崑曲負盛名。余渴想已久。今日盍爲我一奏清歌乎。必有以相報也。曼君遂高唱「昔日有個目蓮僧」一段。某俟其畢舉其謬點。一一指正。曼君驚其語復感其情。自是於某多方取媚。某亦過從無虛夕。卒將素所擅長之折柳陽關。掃花三醉鵲橋游園驚變埋玉慘覩等廿餘齣。次第口授孜孜不倦。曼君性固聰穎。又樂於承教。未三月所習皆透澈於胸中。加以天賦好歌喉。故能曲盡抑揚頓挫之妙。崑曲之於今日。固已成廣陵散。習之者鮮匪獨妓女爲然。曼君以他人所不學之藝而已學之。以博極大之榮譽。誠爲意想不及。一班士大夫之拜倒石榴裙下。又什九皆視爲難能可貴。故當時號稱湖北三傑之一。之小阿鳳亦未足與比肩。久之領家視爲奇貨。客有非素稔者。囁曼君拒勿納而客之怨恨者益夥。一日王某某中將偕友馳車至長春班。曼君於王等之入室。瞥見其狀貌糾糾。疑係丘八太爺之化身。恐遭強暴。授意房侍僕言出局。未歸。王同伴於曼君有一面之識。適出室小解。值曼君以爲甫回班手招之。若勿見也者。

始恍然房侍之誰以情語中將王快快以去少頃率健兒七八人蜂擁而至搜索良久卒獲曼君令跪階下使卒笞之曼君受瘡痛不可忍暈倒於地旋蘇王厲聲叱曰賤婢爾操皮肉生涯無論生張熟魏理應一律相待何得憑一己之好惡以分軒輊予之責爾者是成全爾也言已率健兒去曼君以妙年弱質那堪風雨摧殘痛定思痛愈覺來日大難用是撤消標幟杜門謝客誓不再作馮婦後有見曼君游行市場者謂已與某少年自由結婚矣

傅彩雲

林紓

西國美婦動關於國際交涉我國美婦人雖有關於國家政事者而涉於外交者則鮮有之始於傅彩雲彩雲姑蘇人年十三依姨居滬上洪文卿學士銜恤歸一見悅之贖之以重金藏之以金屋會學士持命使英萬里鯨天鴛鴦并載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故女主年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并彩雲常偕英皇并坐想像中外奇之學士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奸生一女學士遂福而留彩俄而文園病渴竟天夭年彩故與他僕私遂爲夫婦無何私畜略盡所歡亦死仍返滬濱爲買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逐之轉至都門庚子之亂京師不守德將瓦德適統聯軍在英時之舊歡也天假之緣相逢邂逅枕席之間隱聯西國之好說者謂李文忠之議和彩與有力焉彩常作男子裝騎怒馬出入宮

殿都人尊之曰賽二爺。狄楚青都門卽事詩云：售意輸情本慣家聯歡，畢竟賴如花銀驥擁出如花馬。爭認娉婷賽二爺，蓋記實也。事平後，瓦德西返國，彩身爲房老旋因逼殺，難妓下獄遞解回蘇，年逾不惑，猶不憤獨居，乃嫁於津浦鐵路司事曹某。某年春，有友人赴徐州參觀物產會，見其與曹某同蒞會場，其貌尙如三十許人也。

洪媛媛

周運鏞

羅桂卿嘗薄遊上海，見車夫袁書勤，器宇軒昂，與語大悅，因加意撫卹，待以青眼。一日偕訪女校書洪媛媛，既出，有戚雲客者，善麻衣術，寓近媛媛居。是日見媛媛送二人出，異袁相貌，問媛媛曰：「適與羅桂卿同行者，爲誰？」媛媛以袁姓名告，說之曰：「大凡煙花行徑，送舊迎新，雨意雲情，悉是虛假，卿慧人洞察久矣。觀袁相表，必非久居人下者。」予嘗以貴人許卿意在斯乎？卿盍圖之？媛媛聞言大喜，卽遣人請袁至，盛筵款待，而使戚陪飲，求其從中撮合，酒酣，戚謂袁曰：「足下今之奇傑，媛媛今之國色，若使兩美相合，可稱一時佳偶。足下豈有意乎？」袁避席興辭曰：「某流落此間，謀食維艱，苟更添妻室，豈殯風吸露所能生活者？況媛卿所交遊悉富紳華，青壁染肉而衣綺羅，糟糠之味，應所不慣。願先生毋更爲此言，誠曰足下倘肯援之衣食之資，自可無慮。袁復固辭而戚言之，益力。媛媛固申江名妓私積巨萬，袁所

素悉因戒再三說合乃許諾媛媛自此辭謝舊好車馬絕迹袁藉其費捐納縣丞籤分江西上台喜其才幹保陞卓異數年間位至藩司

花元春

凌霄

花元春者蘇人於鼎革之歲來都盡聲上苑者五年於茲聞在滬上亦有聲聞丙辰六月感疫暴卒於北京醫院項城逝世後足以引起多數之感想者蓋無過於元春之死也其人曾於二年之燕京花榜占得色科狀元實則能工崑亂兼擅吳歛登紅粧純作霓裳舞肆應之才尤能顛倒羣倫不僅以色著也彼之色之才之藝既若是之卓越聲價日增所交游多貴人富豪名士如袁二易五葉舉虎梁燕孫皆是袁二尤鍾情焉每召入液池流連竟日三海者袁家之大觀園也而元春之名適與大觀園故事相合袁二呼以大姐姐自居於寶二爺易五嘗語袁二你就老老實實做做陳思王罷如做寶二爺置我於何地袁二答別處由你稱寶二爺三海中須讓我你只可算得柳五兒此爲易五袁二爭做寶二爺之一段趣史皆因爭此大姐姐而起然元春之於豪貴實不過虛與周旋所鍾情者民國元年則有賈璧雲璧雲去滬則注意梅蘭芳嘗以多金賄某客誘蘭芳至聚美園申情愫蘭芳則殊淡漠後語某客你直胡鬧他的臉子亦配來勾搭我麼天下事相求彌殷相去愈遠誠無足異元春二次來京駐蹕

於慶餘堂以真正老花元春之頭銜傾動九城戶限爲穿金謂具此色覲資望運用手腕尙日議員來京當不難使八百頭陀拜倒石榴裙下不意遽購熱症西醫以冰塊置胸火氣內攻遂不可救因平素揮霍太巨有債如山後事無人過問後有葉某爲出資營殮葬於陶然亭香塚之傍或謂倘使袁氏不倒袁二爺猶在京者則元春縱死亦不致如此草草收拾蓋此花國怪傑固與袁家同隆汙之運者也

●滑稽類

顧石公趣事二則

吳叟

金陵爲東南大都少年公子每來服官而渡江之名士亦復不少秦淮畫舫中俗吏居其半名士亦居其半使酒罵坐勢所常有虛有好客之名者亦不忍絕之至滬上洋場十里商賈輒轉競尚紛華軟紅塵中隱含銅臭之氣焉某歲有某觀察到滬採辦軍裝某洋行買辦偵知乃宴之於某妓院將有所大欲也上元顧石公適來滬途遇某觀察遂借之赴宴顧石公者上元名士也見觀察之官派十足買辦又從而恭維之妓女又從而附和買辦攬得一團糟石公不能耐乃賄之作詩不能則賄之行令再不能則賄之飲酒譏笑戲弄無所不至已而復命妓女代詩代令代酒某觀察面紅耳熱有遁去者買辦之生意經竟席不得吐一辭拂袖而去石公猶捉得某觀察之襟以酒強灌之淋漓盡致有信人掩鼻

而言曰氣數茲會也有俗吏有市儈有名士有美人在滬上會不多見真氣數哉噫

又聞顧石公會於滬上某妓院酒醉題壁筆勢飛舞某妓見而大嘆責以墨汚粉壁應賠償損失否則送捕房追究幸有老嫗從中解勸曰彼書癡何足較量不如花數十文錢買紙補之顧石公始得釋名士到滬會一錢不值予又嘗見名勝之地每有俗人自名風雅題詩污壁見之欲噦又恨不爲某妓呵責也

揚虛子

吳叟

揚州俗尚繁華人多虛僞故有揚虛子之稱居人尤喜擺官派甚至曲巷私娼亦自名爲公館有人嘲以詩曰揚州無事不虛華曲巷私娼也宦家借問何人曾出仕舍親始祖做三衙又蘇州風俗繁華虛僞一如揚州故有蘇頭之稱自滬濟通商蘇揚之繁華減色滑頭出現蘇揚之空頭虛子亦漸無名予曾有詩云花月春風挾妓游蘇州游罷更揚州空頭虛子原常事第一須防是滑頭

高心夔

費念蓀

吳邑某紳性多忌諱最惡尼某年元旦出門賀年經過影壁突遇老尼拂塵而過紳觸忌諱命僕拘尼持片送縣請予重懲時邑令高心夔下車伊始力標風厲及接此案莞爾曰雖不能得罪巨室亦未可

法。外。科。人。無。已。如。是。可。耳。而。坐。堂。皇。責。尼。曰。出。家。人。理。應。靜。修。元。旦。日。僕。僕。道。途。決。非。安。分。不。予。薄。懲。難。肅。清。規。令。以。蘆。蓆。枷。鎖。尼。發。號。於。某。紳。之。門。每。遇。紳。出。尼。必。號。哭。跪。求。紳。以。忌。召。忌。不。得。已。轉。欲。請。釋。於。高。高。不。允。及。元。宵。過。去。新。年。闌。珊。高。乃。慰。而。釋。之。

張南皮

張南皮。晚。年。性。頗。驕。因。驕。而。好。媚。在。鄂。督。任。時。一。日。與。幕。僚。論。文。羣。焉。稱。賞。不。置。南。皮。忽。自。歎。曰。以。官。堵。論。湖。南。北。不。下。數。千。萬。人。吾。僅。爲。數。千。萬。人。之。長。耳。倘。以。學。問。文。章。論。吾。當。不。止。此。此。時。易。實。甫。適。在。座。乃。上。頌。云。三。十。三。天。頂。上。天。玉。皇。頭。戴。平。天。冠。平。天。冠。上。豎。棋。竿。中。堂。乃。在。旗。竿。顚。南。皮。大。樂。

楊文敬一則

靜 觀

泗。州。楊。四。先。生。名。士。驤。性。喜。揮。霍。自。公。退。食。之。餘。尤。溺。情。於。戲。曲。高。唱。無。虛。日。迨。病。革。時。猶。唱。天。水。關。以。自。遣。僅。喊。得。先。帝。爺。一。句。而。氣。已。絕。維。時。清。德。宗。崩。未。久。拍。馬。者。流。皆。謂。其。殉。先。帝。於。地。下。也。謚。曰。文。敬。洵。爲。異。數。有。贈。以。聯。云。何。爲。文。戲。文。曲。文。聲。出。若。金。石。毋。不。敬。冰。敬。炭。敬。用。之。如。泥。沙。妙。語。天。成。

真。可。謂。謹。而。虔。矣。

又。楊。督。直。時。萬。流。奔。進。尤。稱。冗。濫。洋。務。局。會。辦。多。至。二。十。八。員。賑。撫。局。會。辦。多。至。三。十。六。時。人。有。天。罡。

列宿之目。其他可想見。卽督轄中文案掛名者亦達二十餘一日。有某觀察乞文敬有以位置文敬鑾盛曰。人才濟濟矣汝試言何局可再增觀察曰。賑撫局不妨再添派文敬軒渠曰。汝欲化天罡爲地煞耶。一時傳爲笑談。

太勃爾

庚子以後競言洋務官場末秩以一語而膺憲知得優差者不可勝計。有某令需次蘇垣際遇平常惟人物口角確係漂亮一流而參軍工語且曾卒業於濱拉瑪者（英文初學書）時撫公某苦於交涉亟欲遴選洋務人材用作臂指惟宦海浩淵苦無標準不得已於接見僚屬時諄諄以學習英文爲勸適某令隨班請見越衆自呈所學鋪張揚厲不可一世撫公指廳事方桌詢以英語何云則對曰太勃爾（桌也）撫公首爲之領明日藩署掛牌某令已札委洋務局幫辦矣同僚點而妬之羣以太勃爾贈爲徽號官廳茶寮播爲美談後令別以風流公案鐫職而徽號亦因以取消云。

朱舉人

吳邑朱舉人隱其名素行無賴有忤之者輒受其詐蓋以土豪之變相而執破靴之牛耳者然有僥氣對於四窮每以魚肉所得者週恤之凡刁商惡賈苟有不遜遇之者必無幸其鬻人之術每以滑稽出

馬汝賢

馬汝賢

之隨機應變能令受者吞聲不敢或辯談者津津惜多遺忘繙錄數則皆其惡劇之一班也

吾邑食麵館爲點心鋪之一種凡顧之者必先腰以蛋皮湯一甌名曰單湯主顧會鈔每於正價外加給二文謂爲小賬蓋包括熱手巾在內者非單湯之代價也朱嘗赴麵館單湯已過麵久不至負氣而出鋪掌邀之曰單湯未可白喫也朱曰單湯賣乎曰唯曰二文錢耶曰唯付之而去明日往其徒黨膺集該館滿佔客座各輸二文大索單湯一甌旣盡更呼一甌連續不已鋪掌始知忤朱服禮而罷然是日座賣已無一人蓋惱於朱威而避之者半座滿無隙而去之者半也

有鄉人擔糞者誤濺朱衣朱呵之鄉人不服曰我重挑爾輕身爾宜我避何反怒也朱亟改容曰誠然但爾如此重挑前途高梁如何得過設再濺人恐將拳爾不能如我之恕也我素行善當助爾吾兩人盍以前挑打之過梁再以後挑過去然後爾自雙挑庶可無虞鄉人感之深口誦善人不置朱咄嗟之撓衣聳肩此呀彼吁前挑安然過梁朱曰後挑我力難勝爾自爲之飄然而去鄉人兩挑滿重分置兩處中隔高梁獨立徘徊正無措手朱已折回望而哂曰我宜爾避也

磁器鋪有花瓶二朱欲購索價過巨朱許以四百文鋪夥曰四百文買瓶乎既而哂曰此亦足兩耳之值也蓋瓶固有兩耳者朱無語袖出錢包擊去瓶耳置錢四百文而去

朱於茶寮啜茗被竊。小帽喚博士使償。博士曰：客識字乎？衣帽物件各自照管，倘有遺失與堂無涉。非高標於牆乎？客休矣，毋相溷也。朱領之數觸牆壁起呼。博士與以錢十文曰：爲我取混沌菱來時。正初春，菱角尙無秧。米博士以爲癲晒之曰：此豈貞菱時乎？朱指牆上賣菱價牌曰：然則高標者不足憑耶？博士知其爲帽也，償之乃已。

盛夏有重孝人服紗羅者，脫置茶寮衣架上。朱以己之布衣易之，洋洋欲走。重孝人告以誤，朱不應。喧爭不已，旁觀者咸證其誤。朱索證據，皆謂目覩彼穿來者。朱曰：汝曹蓋相串以訛我耳。試問彼熱孝在身，豈有服紗羅者乎？悻悻而去。人有知其爲朱者，勸不與較而已。蓋是時功令嚴，恐因以張揚轉至訛凶也。

縣令某素驕蹇，每出必假寐。輿中朱謂人曰：我將使之醒且降。輿焉翌日，令過狹巷，輿止不前，問故。左右曰：朱舉人跪當道，拾錢聲言救駕。令素諳朱，黠恐爲所中，急飭左右代拾而已。則降輿拱立。蓋朱預袖百錢，擲以阻鹵簿者也。

管茂才

管茂才，素不羈而尤惡迷惑。信值其表弟回煞吳俗，須於是日以亡者衣服鋪置牀上，覆以被，一如臨死。

汪淵

狀而召羽士唪咒謂爲召亡管預臥被中羽士至其主者正唪咒間覺被中有異目視他羽士羣作疑訝狀鼓鉞聲爲之驟亂主者急高聲誦咒手掐符訣以令牌擊案似欲藉以鎮壓者但令牌一擊則被中一動三擊三動並作欲起狀羽士惶遽撒其道具狂竄而去

賴債二則

吳趼人

滬上某公手段闢諱聲勢赫熳某年年關阻隔周轉不靈索逋者躡躅門限爲穿乃令駕車擇熱鬧之區往來馳騁途遇債主則手揮目送若謂卽刻送償然者人亦以爲驅車通途斷非賴債行爲靜待光臨乃更轉星橫足音渺渺及晨光熹微則已藍頂花翎隱約於鞭影蹄聲中作賀年新客矣

吳中某公子好狎邪倚紅偎綠博取廣徵以故纏頭所擲逾其所有之額歲闌無以爲計乃先一日至其所狎妓家一一約以不得到府除夕夜半自送償並喫司菜司菜者妓寮廚夫年例燔送菜看藉博妓女秋風而妓女轉以供客蓋償諸厨夫者卽間取諸客者也及期攜元寶二乘紅勒輿遍走各家每至一處必曰忙甚刻纔得暇耳乃指元寶呼輿夫進曰爲我兌銀元去我在此候輿夫則曰小人不識銀色大年小夜恐受錢鋪欺請自去兌換也則怒曰汝輩祇知要轎飯錢耳此箋箋者替不得公子耶無已自去耳旋囑妓家云兌換卽來任如何必到也乃起身去計遍所狎歸遁南柯栩栩然新年之

佳公子也

孟恩遠虎字

陳瀨一

孟恩遠以書虎字爲社會所喧傳而虎字之笑柄層見疊出項城時代遣侍從武官吳某攜禮物數十事贈之孟樂甚盛讌爲來使洗塵酒酣出一聯以徵對曰袁總統騎龍有日吳對曰孟將軍畫虎不成孟不知其諷笑曰龍虎爲對具見精思余何曾能畫虎不過好寫幾個虎字而已不如易書爲書較爲切實客皆忍俊不禁某廳長竟笑聲大作孟猶以爲笑其改字之妙亦狂笑曰咱有生以來未嘗出對子此乃破題兒第一遭有不期然而然傳者以爲笑談

孟十年前舉一子其婦請命名孟援筆書一虎字四週圓圈密布婦問故曰此子出世已被圍困長大臨陣庶免遭險斯乃預爲解脫之意伉儷相視而笑此子至今猶呼爲虎兒

易實甫革命談

吳之之

易實甫先生名順鼎號哭盦善爲詩詞幼有神童才子之目清之季世一官落拓殊不自聊嘗作『嗚呼易順鼎』一書刊於京師徧贈親友蓋以遊戲之筆自敍其生平之歷史也鬱塞磊落之慨多寓於嘻笑怒罵之中其文之奇特爲近日所未有也辛亥而後僑寓上海所爲亦多放蕩不拘嘗一夕大醉

後縱橫談革命事自稱爲革命首功聞者愕然哭盦徐答曰蓋吾自得姓名而來卽默然以革命爲志君不見易順鼎三字乎易順鼎者移易順治皇帝之鼎也聞者譁然而實亦飲酒過甚玉山倒矣

徐老虎趣事

貢少芹

徐寶山行五早年爲私梟頭目同黨以其殺人無算故贈以老虎徽號徐亦公然以是命名徐每屆販運私鹽必躬親其事凡湘鄂皖贛諸省恆有其足迹獨不敢至吳淞蓋誤以吳淞爲『武松』俗傳武松打虎彼固根據是語爲忌諱者也後經長江黃提督招撫任徐游擊銜爲淮南北緝私統領徐遂召其徒衆爲營兵命名曰虎字軍任事十年實則仍買私賣公也辛亥之役有孫天生者冒民軍名義光復揚州全城生靈幾遭糜爛嗣經商學各界公舉徐爲揚州軍政分府徐不知軍政分府四字爲何物因詢其親信者曰『到底較緝私統領孰大孰小』衆告以分府與都督僅次一問徐曰『果爾胡不名之曰二都督』衆謂無此名稱徐始視事首先捉獲孫天生至徐親訊之甫見孫卽大罵曰『入娘賊你敢在我老虎頭上撲蒼蠅嗎』如是者數四以下卽不再言衆匿笑之及南北統一分府名義取銷徐任軍統時辯髮仍垂腦後也或勸其剪之徐不可惜曰『吾諱名老虎若剪辯髮不啻去其虎尾沒尾老虎試問像個甚麼』或不能詰諾而退民國二年春徐晉省謁見程督硤商要公見各將

領均牛山濯濯自慚形穢程亦微諷之徐歸忿而自翦未期月竟飲炸彈而亡其妻哭之哀謂徐苟不去其辯尙不致橫罹慘死云其可笑有如此者

鹽鴨生蛋

王勝之

前清某孝廉八股八韻素有斲輪之目惟昧於世務戶限外事往往不加經意蓋書跋之流亞也嘗過親友有以鹽蛋餉之者深以爲異揣摩久之莫知其妙將以俟博物者而攷證之後有人自南中歸者貽以鹽鴨始恍然曰數年疑團至此揭破吾故謂鹽鴨蛋必有鹽鴨以生之者今果其然宇宙之大真無奇不有哉

奉上金元寶

靜觀

前清江蘇藩司每屆新任初次開庫放款其平餘之奉官者庫吏必搜僉新寶五枚訛詞以獻曰奉上金元寶蓋寶爲奉賢上海金壇元和寶山五屬所解者

哭厂笑話

軼名

易哭厂（即易實甫）素以詩鳴尤好爲香贊之作頗以風流教主自詡不圖口頭罪孽大吃一窖因某月某日北京女子敦誼會爲貧兒院籌款開音樂遊戲慈善會於東廠胡同女界如熊秉三夫人章仲

近人筆記大觀 卷四 • 滑稽類

二八

和夫人葉譽虎夫人孫慕韓梁卓如輩之女公子皆到場執役哭厂是日亦到會卽夕又飲於妓寮酒酣耳熱一時竟拉雜爲詩數首標題爲四月三十日卽新曆五月廿四日觀女子音樂慈善會其夕飲酒聽曲共賦六絕句其詩云林下李標女界推雙飛還共鳳皇來散花身手春風面著作男兒亦相才「熊總理朱夫人」風流放誕美姿容夫婿他年大國封黑狃小名何必諱是梁紅玉是張禮唐夫人花應羞上老人頭年老簪花不自羞猶作承平年少看花原知道我風流「張夫人手中持唐夫人之花唐夫人告張夫人以花贈余謝余買物方君重寄爲余插置胸前襟上方亦美少年也」雪白粉紅花映肉粉紅衫子粉紅裙更從雪白粉紅顛眉黛眼波和鬢雲「潘連璧女士通中文英文善樂歌善書顏色尤豔」一度曲燕台幾大家吳晉四美譜紅牙前身我本仙山住來聽人間唱掃花「石曼君花巧紅琴寓醉春四絃書度曲曼君唱掃花三醉一與春人坐分春色有夏姬才學夏聲明日落梅聽一曲又看飛雪滿江城「雪印軒絃書告余將以五月六日串梆子吳季札觀樂謂夏聲必大夏聲卽秦聲也」右詩脫稿以後卽付亞細亞日報刊入文苑欄中諸女士見而大諱謂哭厂此詩語多調謔侮人太甚且詠會場女子不足而又拉入妓女數人以爲反襯更將置文明女子於何地於是約集數人並偕是日蒞場之法國某某兩女士徑詣亞細亞報社大興問罪之師經該報登報謝罪始已

女道學之敗露

軼名

女子有情竇大開而尙矯情作態裝出道學面目者反不若天真爛熳談笑自然較有真趣矣某女校有女生某年已二九而於情之一字彼已參透三昧惟某端莊自命不苟言笑人對之索然無味有如泥菩薩同伴有埋頭一處以綺語艷話相談者設爲某聞某必斥爲無恥掩耳而去同伴雖心惡之然亦莫之奈何也一日校中開運動會某教員率領女學生一隊演柔軟體操某亦在焉場外來賓中有少年顏如渥丹目似點漆濁世佳公子也某之眼線乃直注於少年覺神魂飛奪不能自止教員喊以向左轉口令學生均向左行獨某充耳不聞仍向前大步行來賓以其獨自前行而目注一美少年皆拍掌譁笑某意覺急反顧而隊去已遠乃面頰歸隊事後學生都珊瑚笑之某氣結脣張無詞以答逡巡而去是故女子總宜潔身自好無愧於心否則雖假惺惺作態徒事掩飾其不至如某之露馬腳者幾希

梅蘭芳之哭

馬二

梅蘭芳初至滬備受歡迎臨別乃排演妻黨同惡報一劇投漚人之好而非所素尚也登台之日台詞苦不能熟記深以爲慮有某文士謂之曰汝若偶忘詞句時但掩面一哭吾儕卽於台下鼓掌必無人

能覺之矣。蘭芳從之台下觀客，相謂曰：畢竟蘭芳儀態與衆不同，哭得大好，真能令人傷心，而不知其爲遺忘詞句也。

結婚笑史

佛影

西人龍來紐士老而鰥，必欲得一貌美年輕之女子爲其妻。龍氏曾將此意訴於其友里喬萊斯，越數日忽有一年少之女子過訪，既見龍氏女子，曰余名美利兒。聞先生欲與青年女子縚婚，妾作毛遂自荐，未知能合先生意乎？龍氏聞其言不覺手舞足蹈在美利兒面前翻一筋斗。美利兒囁其再翻兩個，然後計議。龍氏連聲應諾，疊翻數個時已面紅氣促，白髮四散。美利兒始允與之訂婚。龍氏立發請帖，邀集親友同赴地方官處行結婚禮。後歸洞房，美利兒卸除外服，龍氏一見不覺大驚，蓋此女即其老友里喬萊斯化妝以戲之也。此時廬山之真面目見，遂大笑而去。親友聞之咸爲捧腹不已。

閨宦離婚

軼名

張靜軒者，前清內廷之太監也。清亡後，匿居燕市。時燕京有妓女曰程月貞，一名洪金鳳，北里中之翹楚也。張一見而悅之，以數百金爲之脫籍，程歸於張，儼然稱夫婦。伉儷彌篤，兩年餘矣。一日張出歸而失程，方偵之而程已控於地方審判廳，稱太監不應有妻。一也。張尙有正妻，不應重婚。二也。虐待不

堪三也。張亦以捲逃控。程審判官以二人感情既乖。遂判與離婚。一時聞者傳爲笑談。判詞亦復秀俊。工整出推事某君手也。略云：張本蠶室餘生，只應雌伏而鵠橋密誓。竟作雄飛陳寶得雌固已一之謂甚。齊人處室乃欲二者得兼。而如程者籍隸章台，身非閨媛。桃花輕薄本逐水而無常，柳絮頗狂豈沾泥而遽定在程。既下堂求去，不甘鴛譜之虛聯。在張自覆水難收，無望鸞膠之再續。倘必作兼葭倚玉之想，求破鏡之重圓。恐復有蒺藜據石之占。歎入宮而不見，所以聚頭萍絮何妨。池水分流並蒂蕙蓮，儘許花風吹散至若玉台下聘，雖有千金而金屋藏嬌。倏將二載一雙條脫，既經璧合於羊權十萬聘錢。詎望珠還於牛女時，則程固可請。從此而逝，張亦無從過事。要求者也雖然，事非所天黃鸝。不妨高舉而物各有主，青蚨何可亂飛。同衾人縱許袒分阿堵，物豈容席捲一則監守自盜。未能舉證剖明，則人財兩空亦應原情。矜恤用定期限勒令償還。云云張監娶妻已屬異聞，而復得此判詞以佐之宜乎。爲宦者之一段點史也。

愛極離婚

冷 鐵

美國某省有一新婚夫婦，未及數禮拜。其婦卽請離婚。官問其故。婦云：其夫愛好過甚，力不能勝。故請離婚。官問如何愛好過甚。婦云：夫婦相抱事之常也。惟我夫抱時用力過猛，使我身實不適。且每於人

前亦不避忌我夫之愛固屬可感而我心實有所不適故不得不求離婚以贖我身體之自由云云官乃准之

端便陽

前清端方善詆諱人多能道之以余所聞亦有一事頗可破顏湖南候補道某本市井之徒略識之乎以購彩票獲巨彩捐道台銜入京引見央當道某投拜於端方門下某道不識行書渙字逢人輒言端便陽聞者匿笑以爲端之得意門生也不敢面辯其非某道終不自知一日復稱便陽於端前端徐徐曰老兄便我不如自便罷傳呼送客自此不復與見

唐紹儀

靜觀

國人之喜謔者每以打油詩諷世亦足有令人解頤者當壬子黨盛之際國務總理唐少儀氏因事爲黨人所迫乘夜棄職逃津一時舉國大譁時有謔者改唐詩成句題於東車站之壁曰總理已乘火車去此地空餘火車頭總理一去不復返比款千萬空悠悠見者咸忍俊不禁又唐棄職歸滬後匿於某女士欲訂婚約女士以割鬚要求之唐竟慨然應命始克諸此一段風流姻事時復有好事者戲作割鬚求婚文以嘲之詞極詆諱頗足發噱因并附錄于後

附嘲某總理割鬚求婚文

在昔李淵求婚矣。中雀屏之目文君。覓偶琴通犀點之心。以故合巹之儀必隆。結髮文定之禮更備。儻皮易占。反目之爻。匣貯同心之結。聘交戒指成兩姓之姻緣。案舉齊眉定百年之眷屬。狀夫婦之愛。示肌膚之親。既貼體以交胸。倏抱腰而枕臂。無非假血肉有情之品表。男女相悅之私也。若乃祝偕老則曰白頭矣。驗情好則曰交頸矣。取同鞋之義則寄之於足矣。歌偕行之詩則寄之於手矣。詠同夢則魂魄俱安。重倡隨則形影相伴。見情義之厚耳。鬢相磨爭平等之權並肩而坐。凡身體一官。一肢之末皆與夫妻有相維相係之關矣。獨至鬢之一物與夫妻並少感情。在恩愛尤無關係。此檀郎因新婦之要求。所以有割鬚之舉。也是則未試畫眉之筆。先落繞腮之胡兒。女情長足令英雄氣短。夫對夫封髮者烈婦之全貞也。求婚割鬚者鰥夫之媚內也。楊婆后婢塗粉且飾鬢眉。南悅鄭姬佩劍竟宏氣概。然而表堂堂之器宇。男子之威武。在鬢愛翩翩之丰姿。女子之目的在割紅顏鬥豔。正值少艾之英年。白縉纏銀。怕見枯楊之氣象。然則此鬢也。祇露可憎之面目。并無可象之威儀。鴛頸纔交。嫌戟張之若刺蛇。罿雖貴惡毫。憑之常汚。是以欲登行雨之台。須有不毛之地。夫阿瞞之雍光。避兵禍也。屢之之落盡。防追軍也。若茲之割者。斬斷情絲直與割髮相類。主張人道。更與割勢不。

同床第。塵兵懼逐于思之將幃房入侍。願居面首之班。求美貌之新郎。選滑頭之標臉。隔簾相婚。總理忽作蠻童。却扇窺郎老奴。轉成小子所懼者。旦旦而伐內官。與內閣不分灌濯。無遺白虎與青龍。相混。欲買千金之笑。遂致一毛不留。暖玉溫香有藥。不須手術。接吻嚮面。無法翻嫩臉皮。口澤時親。休嫌齦齶唇邊。乾淨早已精光。豈特療姊絕和藥之灰。抑使參政縮拂蓬之手。

項城趣事

靜觀

項城時代。育小充盈。大都皆逢迎詔媚之夫。致使此老得意忘形。野心勃勃。竟有改制稱帝之舉。實皆此輩有以慫成之也。維時競奔先後。興會淋漓。人人自謂開國之勳。從龍之彥。事近滑稽趣聞。迭出茲擇。其尤雅者。彙附於下。

附籌安六君子佳話

楊度爲王湘綺先生高足。帝制發生。雖別有要人授意。然衣鉢相傳。師若弟若。有一致之淵源。王在民國三年。曾發生一種不可思議之奇想。相傳上書公府。謂宜請宣統帝復辟。再築受禪臺。禪位於項城。項城一再推讓。固辭不獲。然後受禪。云云。此種波瀾曲折的文章。真是異想天開。猶之發起籌安會。先行研究。繼設大典籌備處。從事實行。所謂善做文章。終不許有一筆平筆也。當時以王近瘋。

癲多置不理而楊則發起斯會頗惹世人注目此則時會已至而楊亦頭腦太清之故也都人有爲此事曾賦七律一首其辭云擁戴袁家作帝王思潮起落總無常籌安有會勞研究復辟何人首主張師弟一時相濟美王楊沒世定流芳他年洪憲編新史應把周公作子房周公哲子別字也

孫毓筠爲革命巨子辛亥光復時曾任安徽都督籌安會起楊與孫爲兩大首領一時有楊虎孫猴之目滇南事起帝制取銷孫亦深悟前非頗自懊惱不似楊虎到底主張君憲日來遁跡津沽研究佛學不甚與聞朝事似孫人格較楊固稍勝一籌者都人爲孫楊合璧撰一長聯其詞曰督子如美女子看冰肌玉骨絕世丰神要知水性楊花想到底飄流無定輕狂無度少侯是故家侯奈鳳翼龍鱗廿心攀附縱使山靈毓秀誰稱他松柏有心竹箭有筠嵌兩人姓字雖不免有斧鑿痕然作者苦心孤詣亦不便輕於掩沒也

劉師培原名光漢亦主張革命者也後忽一變其宗旨投前清端方門下搜捕黨人因是夤緣博得一官近因籌安會起思以吮疽舐癰之術一達其升官發財之目的引據經典附會議緯大肆其簧鼓之否此真卑鄙小人無足道者也有爲劉撰聯語以嘲之曰袁政府不少功臣末座叨陪參政一官承恩寵莽大夫引爲同調先型克紹國師兩字擢頭銜於劉身分亦頗貼切

李燮和胡瑛二人皆於光復時代稍露頭角一般熱心共和之人乃亦忝附籌安會贊成帝制是真不可解者李於光復時曾搜刮巨金自肥私橐爲會中人計發胡在會中亦無所表見不過熱心富貴保守其飯碗主義耳有爲李胡合璧撰一聯語以贈之曰木子公形似木頭搜刮金錢懂甚麼燮理陰陽和調鼎鼐拜手作新朝宰相古月兒人真古怪保存飯碗隨一班王佐皋夔英才稷契比肩鳴盛世元音嵌兩人名亦頗工穩

嚴復爲當代名儒譯述甚富留學生中之有名人物也政府搜羅人才與以參政一職實則彼惟沈湎於鴉片久不與聞國事楊孫等因其平日議論主張君憲扯入籌安會中彼亦怵於勢利隨聲附和已耳六君子中惟嚴頗有爲人原宥者會見某君有詩云憶曾附驥列籌安豈爲趨炎博一官不願游山隨李泌祇知臥雪學袁安此時黨籍除名易他日史官定論難記否羊裘垂釣處何如歸隱挂朝冠玩此詩諷其退隱亦頗有深意也

附十二太保生榮錄

梁士詰爲太保中首領項城時代全國財政大權皆爲所把持然梁少時術者相其面有餓紋必至潦倒以死不料今日大財神果然狼狽一至於此都人有贈以聯語云可憐飛燕倚新妝禍水長留

漢祚空餘亡國恨我哀王孫而進食銅山坐擁鄧通終作餓莩人

其次顧鼈舞文弄法貪姍取容無所不至都中盛稱爲鼈居士卽此公也有爲居士作聯語者其一云爲巨擘也是太保中有名人物其六賊耶作籌安會開路先鋒又一聯云赦子眼中自顧下身還是大下聯則直錄聊齋志成對曰鼈翁頭上再加半截卽成龜拆鼈字亦頗貼切

朱啓鈴爲善化瞿相國之甥精明強幹頗能任事帝制發生請設大典籌備處紀元洪憲朱實與有力焉時人有贈以詩曰天安門外國旗揚大典煌煌籌備忙御璽黃金新出匣輕羅白襪織成章一朝廢棄原無用半載經營枉自傷往事不堪回首想爲他人作嫁衣裳又贈一聯云啓予足啓予手烈烈轟轟籌辦皇家大事業鈴爾口鈴爾舌鬼鬼祟祟造成民意假機關

袁乃寬爲項城總帳房帝制籌款多所籌畫生子不肖反對帝制大不滿於乃翁所爲曾爲執法處拘留項城薨逝乃始釋放當時有代袁作一聯語者曰汝爲階下囚徒執付有司老子何曾徇私誼我亦天潢貴胄通聯家譜項城且喜是同宗

張鎮芳與項城爲中表兄弟民國二年曾任河南將軍白狼之亂張養癱成疽實難辭咎以政府私親雖罷職仍留公府辦事亦帝制派中重要人物也時人爲之語曰張鎮芳籌備忙提款銀行老表

近人筆記大觀 卷四 滑稽類

三八

當帳房金錢運動官商勸進表要做文章限期尅日送到朝堂賞代表一個嘉禾章蓋仿寶塔體也又有一聯云任他坐鎮雍容小醜跳梁狼禍蔓延三省哭此後流芳史冊元勛佐命龍顏接近九重歡

段芝貴爲武人中主張帝制最力之人任奉天將軍時首先勸進滇南事起首告奮勇其實段一吭疽舐癰之流安識所謂君憲所謂共和有贈以兩絕云雄兵坐擁備南征爲報君王知遇恩不料取消洪憲後將軍位置亦搖旗將軍富貴執鞭求往事從頭記得不爲覓嬌娃楊翠喜香車送入鳳凰樓

周自齊爲梁士詰最信任之人彼任財政長不過爲梁傀儡毫無主張帝制發生彼實爲運動最有力之人彼與梁固始終一鼻孔出氣者也有贈以長聯云吹唏帝制此是元勛深蒙主座愛憐小鳥依人王謝堂前飛燕子剪滅共和他爲首惡若令罪魁懲辦嬌妻哭爾杞華宅裏作梁周燕子兩字點清燕孫子廩兩人尤爲巧不可階

阮忠樞爲內史長發布擁袁通電多出其手屢次南下游說馮張二人尤爲不辭勞苦有爲阮作聯語者曰頌正朔則洪憲紀元制敕令則奉天承運共和時代竟敢昌言都說斗膽真斗膽入徐州爲

少川上客赴秣陵爲華甫大賓雨雪泥塗不辭勞瘁方知忠樞有忠心斗瞻阮小字也

唐在禮張士銓附和段芝貴爲武人帝制派中堅人物若輩不過鼓吹軍隊擁戴項城爲帝博取人間富若貴無他宗旨也旣無評論價值奚容浪費筆墨然爲十三太保中之一分子不能不略示敷衍因贈以一聯云不過馬前小卒跟隨段將軍搖旗呐喊枉爲人間丈夫恭維袁皇帝信口胡吹

雷震春不過附和袁氏並無何等罪惡內史沈呂生（祖憲）爲步軍統領江朝宗誤拘交執法處處長雷震春以事無佐證將釋放江不肯大啓齟齬雷乃直披江頰江亦以足相踢當時有奉贈耳光五分報答火腿一只之聯究嫌不雅乃爲之竄易一聯云百里震驚分頒帝號元年朝賀恭上表章若輩趨炎都想新皇承雨露雷霆不測大發威嚴江海橫流無端搏躍一場激戰宛如大澤鬪龍蛇（今雷氏扶袁氏靈柩護送至汴行將歸隱江則因有釋赦黨人之令不能輕事搜捕亦爲之意興索然也）

吳炳湘爲警察總監京師地面寥闊居然維持一切不至發生變亂亦未可盡沒其功惟其附和帝制與江同爲擁護項城之人江雖搜捕黨人然其所居宅內如廟宇然扁額林立有萬家生佛恩同再造等字樣爲市民所公贈者江頗以此自負吳爲推廣警務徵收妓捐京師雖多混混不敢向花

叢索詐妓家頗感德焉爰爲江吳合璧撰贈一聯其辭曰愛民如子執法如山分明京兆金吾認爾作萬家生佛樹德務滋除惡務盡從此花叢玉女奉他爲五路財神

附洪憲記事八咏

兩字哥。哥叫得哀新華宮裏託孤來。皇冠未戴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腮。

項城臨歿託孤於東海呼之爲哥哥

萬仞冰山一旦被專車日日送冰蛆可憐豐沛成虛想還把耕桑樂歲餘

項城逝後豫人之在京謀幹者尙夥宮中要人恐此輩遠道無歸流落京師乃商諸郵部逐日特開往豫專車送回不取車資

奄人永革女官騎給事宮闈幾夕朝一自大皇崩御去佩環聲共景鐘消

項城下令永革宦寺改用女官於是孫寶琦之女公子外部祕書王廷璋之夫人咸以女官入侍曾幾何時宮車晚出遽爾星散追思天寶能無黯然

冰山已倒冰蛆散忠僕居然有阿香素服伴靈歸去也從今應莫逞強梁
項城歸櫬洹上段香岩素服哭送人比之三國時之趙子龍然哀痛雖同而人格殊矣

鼙鼓聲中伯浩摧白沙堤上鬼魂回若逢啓泰應相笑往事真堪作鑑龜

蔡伯浩作上海道時恃中樞有奧援視上官蔑如也蘇撫陳啓泰劾之不得動伯浩又從而揶揄之遂憤而發疾死後蔡又以忤裁澤去職尙思輦金京邸謀恢復有友某與爲詩鐘之戲拈得申鑑二字爲今朝未必能申蠖往事真堪作鑑龜二句以諷之蔡遂踉蹌去今以得罪國民伏法於粵昔日強梁又何在乎

龍陽才子癡頑甚日把歪詩媚女伶却悔一呈玉飯碗藏頭依舊滬江濱

易實甫人號爲龍陽才子在都任印鑄局參事兼對辦日惟與樊山諸人聽坤角戲作詩以舉女伶劉喜至鮮靈芝金玉蘭輩人以是輕之黃陂繼任總統易竟上一呈謂總統卽位應行三讓之禮並代擬辭職令上之都下譁然易自知難留遂遁而之泥

退出新華返故鄉帝王事業亦堪傷吳宮花草饒收盡大位終輸武義王

袁春返汴凡三海內什物悉柵載以去卽門窗櫺扇之稍精美者亦不使留其貪耶抑憤耶不得而知之矣

臣議員與臣記者兩般面目一般人高才終許騎牆派免竈三營果是真

帝制發生朱涇田稱臣最早京中準元助報記者崔某更單獨上表勸進迨事變袁死朱則聲言欲舍直督而爲議員崔則一變其論調改熱心帝制爲擁護共和朝秦暮楚人格何存然而飯碗牢矣

附新華宮哀詞

黃轎翠殿付虛空。燦爛榴花淚染紅。粉黛無顏空掩泣。女官依舊怨東風。
戰事未平噩耗聞。唏噓家國事紛紜。淒涼眷屬依何處。幸託徐娘撫慰勤。
先農壇內設靈臺。舉奠偏稀顯貴來。祇恐繁華消受盡。哀聯謝却不須哀。
蓋棺論定事方休。空戴皇冠未戴旒。太息勤華歸漸減。徒貽操莽誚千秋。
龍袍虛贈恨徒深。春耦齊荒晝掩門。寥落故園無長物。華宮尙有未歸魂。
多緣嚴子受恩隆。(聞嚴復因袁逝世頗慟)捨地呼天慟。隱衷恨少哀哀屈。文六未能移孝便成忠。
華宮車馬近來稀。游跡從無過客。柄趨奠巧乘覽遊。興虹橋高跨水東西。
十餘公子侍華宮。姬妾哀啼御寢中最異恩。忠段公子居然苦塊一般同。
茫茫心跡一春回。大好河山舉目哀。勸表煌煌歸地府。願書焚作紙錢灰。

由來病急亂投醫意見匆忙中或西若果去年思退位英雄豪傑也知幾六君子輩議方恢徐擬今秋樂事回籌備至今名號似大典未舉大喪來哀猿聲裏事如麻過眼烟雲景物賒梁燕重尋天子宅晉陽宮裏屬誰家

王壬秋

湖南王壬秋先生性喜詼諺諧涉筆成趣時有同鄉某觀察其太夫人棄養某馳書遍告親友謂將殉母親友得書大駭急勸止之嗣得王函中謂「一得君殉母之書將進勸子之言時小女在側言統觀念四史中殉父者多矣殉母者未之聞也某世兄立志如此何不聽之俾成其名故僕不再勸止今僕將有某處之行歸時遲至深秋屆時當以素車白馬弔君之靈也」某得書大慚自是不敢見王之面王亦可謂謹而虛矣

樊山諧判

樊樊山先生早年宰某縣時以廉幹名一日有武生扭一鄉人至縣喧訴樊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挑糞誤觸生汚其衣業經途人排解令代其浣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須痛治之乃已樊廉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人乃粗心汚秀才衣法當重責鄉人惶恐乞憐樊良久乃曰姑寬宥爾令生坐於堂側而

沈肝若

靜觀

飭鄉人向之叩頭一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楚祥作失驚狀，慕然曰：「我幾忘之爾！」秀才文乎武乎？是武者，則又幡然曰：「我大誤！」文秀才應叩頭一百，武則半之可矣。今多叩二十餘，爾應還之。令鄉人高坐而捉武生還，叩生不肯，乃令皂隸挾持而抑其首，叩還二十餘，始釋之。生大怒，然亦無可如何，懊惱而返。樊撫掌大笑，觀者莫不捧腹。

背猪

張千里

肥城有虞生者，家道小康，其父令之讀書，而嬌慣之性特甚，嘗取洋硃和水飲之，僞作嘔血狀，父卽令輶讀，調養有醫者，明告以僞，父不之省也。後家道漸落，益弗防檢。一日生窺某氏豚牢，可逕入也，瞞其豚出，以燒酒拌飯食之。豚醉眠無聲，乃以被裹其身巾蒙其首，背之而行，有識面者問其所背何物，答曰：「吾家老翁不能飲酒，乃強飲大醉，至於如此，吾舁之還家也。」至家天猶未曉，效屠夫焉。

壻鄉笑史

張千里

合肥某孝廉弱冠遊邑庠，從老宿習舉子業，久居塾中，然甫新婚，心常戀房帷。一日假歸省父母，畢入室，則婦已歸甯，途奔至岳家，岳翁留宿，諸書室，某力懇其妻，夜間勿扃戶，婦不得已，勉從之。夜半，某潛至內室，則門已閉，窺其門闥，離地可六七寸，思從此進，素聞人言竊賊入人家，先以首進，首進則身無

不進乃如法試之仰睡於地作蛇鑽穴狀詎首已入而身衣太厚用力撣拒不能再進焦急已甚亟欲退出而又爲鼻峯所格進退維谷手足爬搔衣服窸窣作聲爲岳翁所覺起燭之疑爲盜也謠視之則嬌客某方穿窬而中沮也然亦無法出之待天明借木工鋸斷其闕某始蹶然起掩面踉蹌奔出莫知所之後聞在某古寺中讀書年餘應秋試報捷始歸其家云

● 摭軼類

前清太監之不法

庚子歲聯軍入京光緒帝奉慈禧太后西巡秦關扈從太監三百餘人沿途零落會集及隨後入關者至千數百人李蓮英爲之魁崔二亞之李侍太后賞用二品服稱大總管崔服役御前用五品服稱二總管又有三總管者則掌理皇后宮中庶務者也總管以下各有等次有五品六品七品冠帶餘皆無頂戴衆監見李崔如屬員之謁長官見三總管則彼此字呼嬉笑怒罵漫無規束大二總管月俸不得其詳三總管月領百二十金以下依次遞減至六十金止總管鼎峙各爲其主分門戶以樹黨援內容勢如冰炭然一二三總管勢力不逮大總管遠甚大抵家僕勢力之高下視主人勢力之高下爲表準時皇后養晦深宮不預朝事而三總管之欖權納賄亦無聞獨以柔婉著名光緒帝大權旁落孱弱不

生入

振然爲天下之主臣民固尊仰之故二總管唯諾自處氣餒不揭外人不奔走其門而亦無敢拂逆其意重其爲主上之近侍也若大總管者登高一呼衆山皆響平時不大聲色而意氣自遠居室近終南仙館終南仙館者如北京之頤和園樓臺池沼花木泉石別開世界備太后暇豫游宴而李常設是園以頤養遺懷朝臣亦得入以縱觀李惟折服董福祥來必延坐霽顏相接一日董攜提督鄧增入園鄧亦有勤勞於國者董先入謁李鄧止立門外談次董謂李曰鄧某偕來相謁現在門外李不語頃之董又曰盍請鄧某一見李以他語亂之董性慙直不能忍盛氣曰大總管以鄧爲何如人耶何不稍予體面李曰室中祇兩椅無餘席可坐董曰若然則當讓兩客坐主人立談可也李曰生客不便見彼有要公盍請自便董忿然出李鐵色怒目送之搖首者再乾笑曰董老倔強性至死不改數日鄧復入李殷勤推讓談笑甚歡則鄧以千金之貂絨裘腰以四百金先期送入矣秦撫某以梗直稱于閭宦尤不少假偶步館中適李坐亭畔御早膳飲酒微醺見某問曰此時尙未退食耶盍飲一杯某辭而出略不寒暄酬應少頃余仲父偕西安守張公咸甯令舒公入李尙未飲畢踞坐藤榻旁侍揮扇侍飲六七人笑聲啞啞瞥見三人遽呼曰宮門今日有何事日午前差務已了首府縣日在宮門聽差不時召見故有此問也乃延三人坐曰汝等看現在撫軍如何曰好好曰渠頗能辦事打仗亦奮勇可惜年輕氣盛任

性太過大有父風。蓋撫軍之父當咸同朝督辦滇黔軍務。世傳其生性剛猛者也。三人無語。旋出。然總管在內。勢力有高下。而衆太監在外。倚勢橫行。則一也。宦者騎怒馬入市。馳驟踐踏。民無敢阻。稍出怨言。則箠鞭交下。一日走馬過回坊。有年老者扶杖不及。避衝道倒地。回族大動。公憤。一勇夫出截其後。騎不放。行前騎絕駛遁去。衆視老者已暈絕。太監忽蜂擁而來。索被奪者。搗毀民居。市衆大譁。閉前後柵門。糾衆格鬥。經首府縣會合。廿軍馳至。解散。次日太監遣人與回坊約赴郭外。決勝負。回紳恐滋事力。阻回衆。憤然出曰。如約擇日趨郊外。雁搭下以待其勢。洶洶風不敢進。撫軍親往彈壓。回民始返。傷者亦愈。乃將其人馬釋放。自此太監不敢在回坊鬪行。其時關中赤地千里。道殣相望。帝下詔辦賑。城廂內外設粥廠。遠近飢民就食者十餘萬人。壯丁失業不能還鄉。城內報失竊日必數起。以王公寓所爲多。尤以太監所失爲最。太監衣布衣。腰束皮帶。佩金表。四五凡珠寶。纏臂鑽石班。指謾藏。誨盜游行街市。宵小從而生心。當時首縣兩署例得請幫審。委員多至七八人。時余仲父攝任長安值獄。尙屬應接不暇。每日所理公務。竊案十居八九。蓋饑饉兵役之歲。商民無意構訟。報告者無非盜竊。案太監所報。數又往往不符。捕役交錯於途。真犯遠颺株連甚衆。而失主登堂追呼蠻索。勢必賠贖過。

近人筆記大觀 卷四 • 撫軼類

四八

半始克了此公案太監有郭三者被竊金表二只金戒子一枚而所報數目金重在二十兩以外金飾百種異形無記可驗省垣人煙稠雜貧民詎能一一搜檢在外縣之捕役技俱平平必不易得其底蘊惟首縣內有能者線索極爲細密月餘金表居然珠還其一餘尙無蹤余仲父先犒捕役十金乃郭三不以捕役爲功反誣其隱匿餘賊鞭之流血捕受重傷不能起郭三逼索無虛日一日余仲父詣宮門略早撫軍司道均未至郭三趨進余仲父移席讓之郭遽色變曰無暇讓坐且問失物今日攜來否曰何能攜至此處郭曰爾勿速歸完璧區區一官能抵償邪曰失物無日不催比何得謂緩汝今幸獲其半如他案十不獲一者又將如何郭厲聲曰此何地爾敢動怒是怒朝廷也仲父曰汝何人敢在此處動怒是怒朝廷也郭奮臂扭余仲父衣扯下胸際補服曰咱們去見老佛爺老佛爺者太監上太后之尊稱剛出戶郭逕由東便門進蓋將赴李蓮英處對質仲父挽之曰汝說明去見老佛爺到此何爲今日不容汝遁郭見仲父公服破碎知勢不佳相持過軍機房首大學士王公文韶起立連呼止步王爲余仲父朝考閱卷座師嘗贊曰首縣須用讀書人至是睹此狀問其故仲父具告始末王不待郭三說辭左右顧曰往請撫軍撫台適自外來時撫軍某已移任晉撫代者爲蒙古某公英果方毅執法不避權貴閹宦頗憚之郭三雖在大總管部下而名列四等執正殿兩廊酒掃之役猶未派侍宮闈何敢鬪

便殿不過虛作恫喝以遂慾壑而已此輩刑餘之徒原不屑斤斤與較乃在禁地用武則勢成騎虎凡有血氣必不能忍辱以了事撫軍入朝已具悉其事而未知該監冊名顧問仲父未及奮郭三自以手擊胸者再舉其母指示撫軍撫軍叱之彼仍怒目相抵內殿傳呼撫軍偕軍機入逕陳原委兩宮惡中官之橫遽命斬以徇撫軍乞從寬不許王公復代爲乞命乃傳旨將該監禁錮獄中終其身退余仲父償其失物百金閉之於獄數日赴宮內驗收涼棚工程太后閒步出立戶內呼問曰郭三在長安獄耶曰然太后諭曰回去移交咸甯渠在長安獄還想生事以後渠等有不法情事切弗徇情仲父領旨出移交咸甯縣未幾郭三病死獄中自此一役太監始服撫軍嚴厲勢乃少歛西巡大事記長安漫游錄均載此事而西巡記謂長安令朱某在朝房被太監批頰兩下者則傳聞之誤也

羊城災異記

孫 璞

中華民國四年七月初一日癸巳廣州大雨竟日自此霪霖不休至十日壬申始晴遂不復雨未初珠江岸西潦大漲廣福石角等園次第潰決水流直灌省垣城西一隅首當其衝自申迄亥低區水已及胸十一日晨水勢益烈頃刻興亡齊居民千萬猝不及避露立屋頂呼聲震天官以小舟往救舟窄人爭渡滿載輒覆死者不可勝數富人以重資僱舟舟人遂襲斷居爲奇貨呼救必以資苟以資而不盈

其慾不濟也。或以大盤載老弱木扉作筏以逃者，巷隘水流急，盤筏迫壓，盡溺戶，泛如織轉轍，寒衢水益漲，膽怯者雖有舟不敢下，終夜蹲屋頂飲泣而已。是日未刻，西南忽現火光，高樓盡燬，至翌午而火不絕。水若煮，救火者無立足地，不能救援。焚斃者數與溺死等，暴等飾爲救生船，旗號儼然，駛往災區，搶救行稍遠，輒刺殺其男子，盡掠婦女以去，或賣或淫，固不至故年輕婦女有甯，焚溺不肯呼救者，懼遇匪也。入夜登高一望，西南隅火光燭天，一片汪洋，盡成澤國。其水湍激，聲與火焰聲、塌屋聲、呼救聲哀號聲、警笛聲喧嚷不停，晷全境若沸。官家乃集水師，部曲千人，往以兩人挾一人，泅水疾走而出，使登於高原獲救。不少然，不過十之三四也。城西爲五羊菁華所萃，聚族而居者多富人，其子弟半紈袴，不習勞苦，大水至，惟束手待斃，故死者比各地爲尤烈。其獲救之流離無歸者，城中當道闢各寺院，設難民招待所，爲之置饘粥焉。男孺婦母，襁兒濡首垢面，無人色，喘息未止，孕婦痛急，欲產坐地，聞啼聲，斷幅綑之，竟有暈去者。如是所在多有也。自十日壬申以至十八日癸亥，閱七日，水始落見地上。戶如山積，破舟斷梗，焦爛百貨雜瓦礫，泥塗中遍地皆是，驕陽如火熱，氣蒸騰，臭聞數里外，非日夕所能掃除，蘊而爲疫，亦意中事。粵人重桑梓，尙義氣，賑災日數百起，裹糧就道，此往彼來，絡繹不絕，收集流亡，當比瘠地爲優也。十二日將軍出府巡視，災所中途，陡遇刺客，炸彈爆發，死衛從三人傷十七人。

將軍躍興乃免刺客就獲逾日烹之然風聲所播災民駭懼咸思出城矣旬日之中一城之內忽水忽火忽盜溺焉焚焉殺焉情哀涕可隕志其略告臨民者捍患宜及早善後宜亟籌也

紀殺姦事

鮮菴

前清咸豐年間粵省西關白糖街某甲貿易於梧州遺下妾一婢一僕婦一囑打銅街某綢店按月代給家用甲去後逾年不返妾亦謹守閨門絕無異志一日偶登晒臺爲鄰右某押店夥伴嘗見愛其美貌以言挑動妾不恤逕下樓去押店伴自是日暮思索忽於某日持刀直趨妾室跪地求歡並云如不達目的則同歸於盡等語妾猶不允其僕婦年紀老成且歷多年傭於其家平日所深信者力勸妾順從伊以一次過亦不相干妾遂勉強應諾自後一次生二次熟野鴛鴦頻相翔洽矣久之醜聲漸播某綢店亦稔聞其事函知於甲甲絕不答音越數月甲買舟南旋濟回家時剛下午五鐘抵內見妾妾愕然失色又見晚飯將開廳上陳列杯箸二廊外陳列杯箸二間妾云廊外者僕婦婢膳處也廳上則妾獨膳所以多陳一杯箸者係小婢誤拿多者耳甲駁之且云請客酌酢亦平常事吾在梧州亦慣如此何嫌何疑請房裏人出來加增餚饌與共醉飲助興并謝其代吾照料家事之微勞如畏吾不出吾亦何難破此情面姦夫聆言卽抹汗而出甲加意慰勞三人對飲至酒酣甲親手舉杯灌客飲客還杯

灌甲。甲乘機咬斷客之中指。客負痛奪門而逸。甲將客已斷之指頭逼妾吞之。是時始大罵其妾無道。并云如吞此指可恕爾。罪如不吞則誓不相饒。即將斷指硬納妾口。旋拔刃刺殺之。復殺僕婦攜小婢同遁。復返梧州。當未殺妾時。由妾供出係僕婦所勸故甲究得其情。而并殺之去後。鄰舍以形跡可疑。啓戶視之。見兩尸伏地。鮮血淋漓。白之官驗。妾尸口含指頭。顯係彼人強姦。不從被刺害命者。蹤其血印。直透某押店。遂率差搜查該押拿獲一人。係斷中指者。解至官中。百詞莫辯。判以挾刃強姦戕殺。二命置之重典。某綢店復以此事函告。妾夫某甲。某甲又不答。且自後不復回廣東矣。

何菊生

程善之

何菊生。湘人也。以心計起家。當其父沒時。年二十餘家有田可百畝。不十年致資數萬。擁腴田數千畝。人初訝之。後乃稍稍知之。蓋菊生有族姓曰貢庵者。家頗富。少孤喪父。寡母撫之。以菊生能治生。乃延使代理。家產菊生。陽與而陰謀之。貢庵年纔十四五。未解人事。菊生使無賴少年誘以飲博。狎侮欺給。無所不至。博既多負。則假資與之。再博再負。又與之。如是者數年。子母相生。爲數不貲。乃券田以償貢庵。猶不覺也。年既長。娶王氏。美而賢。力勸其夫撙節。自檢。又窺知菊生之隱。勸貢庵謝絕之。貢庵亦悟。然家已中落。所存不及萬金矣。菊生以所賺取者。益治田產。崇其第宅。高垣廣廈。儼然大家。顧僂刻猶。

昔每佃人載穀至菊生自量取以入倉升斗必較穀曝於場自持竿坐視目不轉瞬日已晏猶手箕帚畚取地上殘粒其身所衣者補綴數重絲絮相膠附堅硬斑駁望之如虎豹文曾不患人之笑之也子曰次二次三性質則全與乃父異其好飲好博如貢庵曩時而加之以淫菊生晨起捧櫞食一孟乾菜一盛往場圃監視農佃暮猶未返二子因之招妓入室烹羊炰羔酣歌舞樂飲菊生曾不知也二子放縱日甚則竊父倉中積穀鬻之以供用菊生穀既入倉則手自平整之加紛印焉取其升斗靡不知者二子則并一囷空之菊生反不能覺也是時貢庵得王氏稍稍復其舊業菊生曾不介意也王氏聞菊生二子不肖喜曰時至矣使貢庵覘其所向時其不給則輒轉貸與之久之二子稱貸稍多貢庵不能給王氏則使貢庵從菊生假取以予之菊生之率十一二其二子乃十三四如是者又數年一旦菊生覺之大驚笞二子禁不令出從貢庵索券閱視則子母相生以數萬計王氏勸貢庵急持之菊生無奈何竟以田產償遂氣結死貢庵復所有又加贏焉菊生二子亦尋悔悟分筦家業猶有中人之產友人有自湘來者爲言其事如此泚筆記之雖里閭瑣屑然亦見平陂往復之理自在人間不必遠徵天道也

離魂記

近人筆記大觀 第四 摭軼類

立三

五三

先君秋碎公以進士聽鼓吳門十餘年賦性孤高鬱鬱不得志晚年見時事日非恆書空咄咄憂患繁懷病魔交侵辛亥四月疾大作余在滬聞耗奔省勢至瀕危醫藥罔效竟不起遂居喪省垣一夕余登樓就寢時當盛夏苦熱輒轉不成寐忽有呻吟呼喚之聲刺入吾耳鼓細聆之其聲出自女僕阿球之室噫此果何人之聲歟蓋余父也夫余父逝已兩月奈何有此聲浪殆夢幻所造歟然又明明非夢幻正驚異間聞履聲雜沓一僕喘息奔至促余下樓謂主人有話吩咐余此時全身熱度頓降轉爲寒慄乃直趨女僕之室則家人環伺阿球踞坐牀頭頻頻咳嗽態度一似余父曩時余見狀呆若木鶴心頭小鹿突兀相撞惟見家人往來忙碌羣相問故阿球則作余父聲答曰便道來此一覘汝輩耳詢以近狀若何則云舊癥未愈精力甚憊南北奔走蹤跡亦靡定旋呼余兄弟輩至前諄諄訓勉略謂余一生宦途潦倒無所建樹此心負疚無時或已惟望汝輩學識長進能卓然自立將來出人頭地爲門楣光則余心慰矣余等均唯唯並又謂甲乙兩僕曰若等隨余久勤慎愜余意今余棄若等而逝若等宜善事新主勿以余爲念言時聲淚俱下兩僕亦感泣又絮絮道家事甚詳凡歷一小時始連呼欲去未幾而兩目緊闔沉沉作睡狀矣試呼之阿球驚覺以手拭其倦眼作乾笑曰夜深何尙未睡目灼灼圍視何爲者余等見其回復原狀語以頃間事則茫然惟驚駭稱怪而已嗚呼余父死矣余父雖死而余父

之聲。音。言。語。乃。得。復。聞。抑。亦。奇。矣。方。今。新。學。昌。明。世。俗。鬼。怪。事。往。往。引。爲。迷。信。指。爲。謬。妄。第。余。於。此。等。事。數。見。不。鮮。故。不。敢。作。無。鬼。論。前。某。君。謂。離。魂。由。心。疾。受。驚。所。致。語。雖。理。想。恐。未。盡。然。寒。窗。多。暇。記。之。以。質。世。之。學。者。

革命小影

生入

辛亥武昌起義天下響應甘肅亦先後起兩軍首事者二人前爲孫後爲黃隴省等華全萃於甯夏秦州兩地甯夏爲隴北屏藩秦州爲隴南樞紐孫起於北據甯夏稱中華革命大元帥黃起兵於南據秦州稱秦州都督孫經總兵馬駢救出黃經總兵馬福祥勸令取消兩人同爲甘肅道員孫攝甯夏道篆黃統帶忠貞軍襲世爵孫年長於黃鬚髮皆白黃年僅三十餘孫廣西籍於廣東稱大同鄉黃湖南籍于長沙則爲親同鄉兩人與革命首難之孫黃同時同鄉又同姓甘肅僻處邊隅見聞稍隘自兩人首事莫不訝然指爲孫黃同宗於是呼孫爲皇叔黃曰二大王附從者侈談革命恨不追隨孫黃左右一傾崇拜之誠於是以事孫黃者事二人二人借以號召亦復居之不疑當時鄙人在旁頗不服戲辨之曰天下多同姓何必是以甘肅一隅視天下以二人聲望視孫黃猶邱垤之于泰山行潦之於河海奚足與其兩華胄並論僅得謂之抄襲革命進而上之曰鑄邊革命充其量亦不過曰商家革命而已今

近人筆記大觀 卷四 • 撫軼類

五六

以兩人偶然同姓遂與孫黃同譖竊恐孫黃有所不受而聽者之出以相難者有一人熟於三國掌故善詆譖所論最堪發噱其言曰一攝道篆一候道缺一南一北一老一少一得馬而生一囚馬而散遙遙相對此孫黃二人之比較也彼也廣東此也廣西彼亦湖南此亦湖南以南而論孫爲總統而黃亞之爲留守以北而論孫爲元帥而黃爲都督遙遙相對此南北孫黃之比較也抑有進者革命時代有以賓襯主之妙北之孫黃其賓也南之孫黃其主也又有同樹異枝之妙寫一東南孫黃又寫一西北孫黃寫一金陵武昌又寫一甯夏秦州并有浪後波紋雨後霖靄之妙孫黃以後又有孫黃一段文字以蕩漾之吳楚之後又有甯秦一段文字以映帶之且有奇峯對插錦屏對峙之妙金陵甯夏同有滿漢兩城武昌秦州同爲駐軍要地孫軍圍鐵將軍北孫圍台將軍黃軍逐瑞總督北黃逐德總兵不特此也湖廣本係一地謂兩廣卽兩湖兩湖卽兩廣也可抑又不特此也以黃帝子孫四字連環讀之曰黃帝子孫曰孫子帝黃則謂孫卽是黃黃卽是孫也亦可稱之曰皇叔曰二大王直是印板文字鐵板註腳聖人後起不能易吾言矣語畢衆爲粲然事之湊巧如天造地設者然耳食相傳亦何怪愚民之舉國若狂耶彼都人士并有仿天寶遺事以演爲劇本者誠足爲革命史中一段佳話焉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革命小影

紀王金滿乞降事

戴譽侯

台州浙東之巖邑也。面山瀕海，風氣强悍，民習於盜。盜魁王金滿者，桀驁冠其曹，有徒數千人，橫行郡邑，恃其衆，視官吏蔑如也。居民讐金滿者，咸相顧色變，至於呼其名以療瘡疾。以怖兒啼。大府患之，調師剿捕，紿於地利，師徒撓敗薛友梅、邑侯者，南蘭陵人也，歷任劇邑，大府稱之曰能。以金滿故，畀知臨海台之首邑也。將行戒之曰：「台州劇盜勢日鴟張，剿之不得，撫之不可。今我以子往，剿撫之機惟子擇焉。」薛侯既至台，曉於衆曰：「金滿若來，我能撫之，否則殺無赦。」金滿聞之，亦聚其徒而謀曰：「新尹健吏也，所至得民心，民戴之如神君。我與之敵，民之離我者必衆，此危道也。不若束身自投新尹，有令已許我降。」汝等爲我策之，皆曰：「諾。」其黨之狡者則曰：「昔我屢敗省兵，大府之嫉我者深，今言撫我者特誘我耳。且子以衆往，尹將疑子以隻身往，一旦身入陷阱，有求死而不得耳。」子必悔。」之滿曰：「我將試焉。」於是遣其徒詣侯陳乞降意，侯喜與之約，給五品秩，許以舊黨百人入伍。自効令下，金滿率百人次城外，涂橋下，然不能無動於徒黨之言，恐陽撫之而陰剿之也。意存首鼠徘徊，不敢遽進。台人亦疑金滿之降爲詐，慮其挾衆入城，將以速禍。薛侯聞之慨然曰：「大丈夫推心寘腹，蠻貊可行。」今日之事，我將令反側子，有以自安耳。使其戚某綏之來，戒之曰：「弭盜卽民在此行也。子必勉之。」金滿。

既至率悍黨十餘人衷甲挾槍鷹瞵鴉顧時時引指及機括薛侯斥兵衛輕裘緩帶逆於堂受其降與之酒而勞之半酣其悍黨數目金滿意叵測侯陽若無覩從容語滿曰聞若多蓄佳愷能命中其信耶金滿唯唯探袖出六發手槍晶瑩可鑑侯受祝之則已實彈矣笑曰器精矣顧在用之何如耳金滿撫然曰敬聞命矣酒闌金滿辭出喜謂其徒曰我豈妄哉薛公非給人者奈何汝曹疑之苟妄動我負公矣台人聞金滿之果降也莫不稱慶於侯之前曰台之父老苦金滿久矣明公不煩一兵不折一矢去大憤如更置棋子吾民因得出水火登衽席非公盛德之入人者深耶金滿既降積功至都閩府其平居誦侯之德不衰恢語人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薛公也嗚呼遠矣薛侯居台數載終其任未嘗患狴犴焉。

紀陸蘭清軼事

陸蘭清本爲粵東巨盜後就撫乃棄盜而官今爲廣東某路統領聲勢極赫奕吾友某君宦粵久嘗與陸共事殊相得陸嘗自述其爲盜時事云渠每值荒年或青黃不接時知奸商必圖米營利致米價奇昂渠必酌中定一價格爲露布警告米商使遵所定價發售毋得妄增毫末違令者治如法所謂法者無他火其廬殺其人耳米商憚其言出法隨莫不奉令唯謹雖朝旨省令效力未逮其肅貧家細民以

是深感其德。比戶歎曰：吾儕不飢死，皆陸蘭清賜也。轉不以其爲盜而賊之時，岑西林督粵捕蘭清甚急。一日蘭清方困病，某山破寺中左右侍者僅三人，綰騎已及山下。蘭清不知也，鄉人轉相告曰：「蘭清惠我厚，吾儕烏忍視其就縛？」一呼而集者數十人，以繩床臥蘭清輪替肩之奔竄以去，竟免於難。嗟乎！民之所愛，惟德與義。固不問其盜與官也。噫！今日之固米奸商，安得陸蘭清其人？如法以治之耶。

紀端方死事

迦龕

辛亥變起，端午橋方統兵入川，軍次資州，不進，竟倒弋戕之。先是，端徵聞軍有變志，乃悉取裳衣百笥，一一分散諸軍，欲借綿袍之贈以爲他日相見地步，詎人心一去不可收拾？衆軍協謀既定，一日竟率端於某廟中，三軍刀劍森然，嚴陣以待。若臨大敵，端旣至，大驚稽首，若崩厥角，云乞赦一死，惟諸軍之命。是從嚴凜，淒厲慘不忍覩。時統帶某惻然憫之，大呼曰：「端方今悔罪矣，殺之否？」同袍趣決之語未旣，三軍擎鎗高譴曰：「殺某管帶，知未可挽救，不敢違衆以取禍，乃抽所佩指揮刀砍之。」刀鈍不能深入，凡十三刀始授首。勝清結局大臣中，死事之慘，未有過于端者。端死後，人搜其遺篋，有名刺，巨東曰陶端方，蓋端黨自云先世爲漢人，陶姓。辛亥之變擬歸漢，而排滿名刺預製，以備用。亦當年撰愛國歌之故，智也。嗟乎！以術自全，有時而窮滋可閔焉。此事聞之蜀中友人，或不訛謬。

王鈍根

紀徐寶山軼事

徐寶山初爲鹽梟，橫行江表，號徐老虎。劉忠誠督兩江時，招撫爲武弁，光復時擁兵駐揚州，日以電報張聲氣於天下。於是遂儼然號偉人矣。徐生平不識字，揚州有貧士某撰一聯云：由來名士皆耽酒，從古英雄不讀書。獻之徐，徐大喜，立贈二百金，亦豪舉也。

徐性暴躁，吐辭齷齪，廣聽者往往不能堪。喜怒尤靡常，偶發怒，人輒不敢進。嘗曰：「徐寶山生平不畏人，但畏吾母。」吾妾吾師爺耳，畏吾母者孝之也；畏吾妾者愛之也；畏吾師爺者敬之也。（按師爺者吳次皋也。）徐天性甚孝，晚年奉母尤謹，事無巨細得徐母一言，罔不立解。每值其父忌日，徐輒秉香跪庭前，長號竟日，梟而若此，亦真不可多得者矣。

由瓜洲入揚州之河道，水勢極森湧，兩岸隄工久傾圮，每際水盛，民田往往淪爲澤國。徐駐軍揚州時，曾發宏願，力任獨出，巨資築長隄，命人采石江南，逮石至興築未幾，而徐遽爲彈殞，工事遂輟。巨石初猶鱗次臥隄畔，今漸不知去向矣。人亡政息，爲之慨然。

徐死後，部曲及揚人爲建祠於廣渠門外，更造銅象以爲百世馨香計，事甚盛也。顧徐之銅象有不同於歐美，一般銅象者，蓋以木爲質，以銅爲表，非範銅鑄象也。或曰此木的銅象云胡克，久得毋與崇德。

報功之旨相僛或曰徐寶山之銅象固應如是耳

● 雜聞類

湖南民變記

鄭叔容

清宣統二年春長沙以弛米禁漸不給紳寮具言於巡撫岑春蓂請停官輸入鄂並禁奸商私運春蓂猶以倭商方採多米運畢須二十一日請緩禁期許之由是奸商及時漁利未旬日輸出二十餘萬三月城米驟漲至石八千餘錢湖南素稱饒渥當湘軍之起內給兵餉外濟鄰省米價猶不如此且貧民傭資薄於他省日數十錢惟恃穀賤得以事畜無缺今米既翔踊始皇皇不安矣屬城南有貧婦夫病子幼賴行乞以活一日得錢數十往肆易米肆以錢惡不之售婦曰夫與子已數日不食茲亦弗敢較值惟求以此錢得數勺貰死可乎肆又不許乃慘然出投於池其夫聞之念不得活亦率子女匍匐溺死隣人傷之咸言其家喪亡由米肆居奇則往肆訴苦肆遽以劫掠聞巡警道賴承裕聞之則馳城南究治時衆方紛挾承裕至述春蓂言曰天然臺茶一甌須百錢汝等猶飲之今米升錢未百卽不安其處亦顧首領否乎天然臺者長沙名酒樓供廉價重貧者莫敢望焉飢民聞承裕言恚曰我等惟懲米肆顧卽盜耶且居恆一餐不飽甯與諸富貴人履天然臺耶今飢死受誣亦死等死曷與稍申冤憤死

乎。乃掉承裕至檐樹下批其頰而數之曰。公平時罔恤民瘼。今又欲以無辜誅我等。且公從何所見我等酣游酒樓而以此相詣責。於是承裕驕從悉避匿。莫知計所出。一僕乃僞爲飢民者。前言曰是宜執見巡撫劾罷其職。卽挾承裕出間道。避入臬司署。而飢民尾承裕者數十人。則徑來撫轅。咸以平糶爲請。春莫者父毓英兄春查累官均至彙折。旣以世家子膺彊寄。生長梁繡未達。民隱撫湘數年。恆屏人深處。與術士譚休谷。前年瀏陽兵起。惶恐無措。署前後悉以常備兵自衛。人皆笑之。今聞承裕被毆。飢民數十人。譁署前。大懼。時已昏。乃令衛隊列燧。而陣冀拒却之。撫署適爲城適中地。往來如織。看者漸集。至千人。春莫愈大懼。更調常備軍入城。人聞軍至。車聲隆隆。驚視巨礮數尊也。乃圍署大譁壞瓦撤屋。曰撫軍將轟碎湘城也。此殃民者安能奉之。天明遣諭猶莫退。春莫怒鎗斃數人民。衆益憤。燒衙署推戴藩使莊賡良。欲出春莫詰問之。春莫勢迫。率眷屬微服出。避莠民乘之焚學校。刦米肆燬各國教堂。商埠城內外火光燭天。居民暨夷人紛出避亂。鄉間訛言四起。城晝不啓官吏盡戕。於是盜賊颶發。近者刦出城人。貲財遠者掠富戶錢穀。全省震動。長沙縣令余屏垣素以質能稱。見事急。曰。前此飢民不可殺。今亂民也不殺。禍奚止斬焚掠者數人。城亂遽止。而益陽湘潭等處。蜚報復絡繹。至咸云匪踪來。自長沙焚掠尤甚。政府乃罷春莫。命楊文鼎撫湖南捕匪徒。興振務月餘。亂始定。

雍和宮闕密佛

蔡寒瓊

甲寅重到宣南三月晦日隨喜雍和宮東面偏殿有秘密佛十數龕以黃繡幙障之予沙彌餅金則去幙與觀雌雄迭陳備諸醜怪伎巧百出儀態萬方優游俛仰升降盈虛骨騰肉飛傾詭人目如看大善殿畫梁如入刦比陀國天祠如參闕密大喜樂禪如鳩摩羅什之講經欲障如功德經云布施八萬四千臥具八萬四千玉女羸交大獨火光於中發動散入諸趣所謂天女眷屬皆豔如淨意姪如妙意根形之偉有如尼犍繞身七匝而不醜惡其合有如樓經之鬱單越法卽所謂色濟者歟想漢廣川王海陽之宮南齊東昏之芳樂苑隱僻繪事莫有如此令人慄憚瘞心者也觀畢復與沙彌購得金剛勇識佛像一鋪乃乾隆年塑涂金如新像作金剛趺坐采女跨坐而合金剛雙手勾采女腰采女一手挽金剛頸一手舉法螺仰首與金剛接脗如甄鸞笑道論云四目兩舌正對行道之狀

難兄難弟

鄭叔容

清主載淳沖齡嗣位其母那拉氏命張英麟傅之英麟諸事裁制不能承意旨載淳銜之次骨一日自曲巷歸得善歌本強英麟固不肯則大怒且詈投之以書事爲那拉氏所聞召加切責乃憤而廢讀日爲徵行終以瘵死又載淳自戊戌以遷于事年長矣而童駢益甚嘗遊南齋諸臣跪迎載淳左右傾聽

若無見者。忽一物飛過。驚問侍者。何名京師呼促織爲哥哥。侍者曰。此哥哥也。載活大悅。命攜歸宮中。置金籠。時覽焉。嘵晉惠。問蛙蒼悟王治遊。咸亡國之主。而清并此兩人者。繼出于列。強環伺時。非爲革命資耶。載活以制于母后。人咸謂其韜晦。嗚呼。是果韜晦乎。

宣統趣談

陳衍

辛亥之秋。武昌義師既起。各省紛紛響應。京城危在旦夕。風聲鹤唳。一夕數驚。而滿清貴族惶恐尤甚。或則抱頭遠竄。或則掩面長啼。獨幼帝溥儀嬉笑如故。一日攝政王持之哭曰。祖宗辛苦創業。今竟不能守乎。帝對曰。多叫幾個太監把門便了。難道宮中這許多人還怕了革命黨嗎。攝政王無如之何。仰天浩歎而已。

天干道台

生入

清季仕途濫雜官場。佳號美不勝收。以道府兩班爲最多。良以候補道府官階不上不下。充當要差。最易惹人評論。非若州縣佐雜之居人後者。無足掛齒也。廿肅道員僅九人。好事者以天干配之。天然成文。如鑄九鼎有霍道者。由編修出身。名之曰甲道。有向道者。由乙榜出身。名之曰乙道。胡道年老多病。名曰丙道。則同聲之假借也。署理甘涼道某。由生員報捐。時涼州守王步瀛。以給事中外。放藐視之譏。

其目不識。丁某遂以丁道稱。署理巡警道。某最得總督長庚信任。人以二總督呼之。遂以庚道稱。伊道係蒙古籍。名之曰辛道。取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義。王道善風鑑案頭相書堆滿。因此得壬道之名。以其擅三壬六甲法也。黃道年少患吐紅症。美其名曰癸道。取天癸之義。則未免謹而近虐。其中有孫道者。獨得兩字名號。孫以甘省候補人員兼奉膏捐大臣札委總辦甘肅土稅人。謂其一人而兼主客。可稱雙料道台。應占雙分字樣。遂錫之封號。曰戊己道。蓋世俗以戊己屬土也。美乎巧矣。風雲龍虎際會。一時文章本天成妙手。自待之耳。又有地支知府者。則勉強湊合者多。不稱完璧闕不錄。

龔照璵

嚴復

前清甲午之役。龔照璵棄旅順而逃。其罪與衛達三等。後衛被誅。龔運動得法。得久羈獄中。庚子拳匪亂。遂自出獄和議成。復大加運動。脫身南歸。其年六月六日爲其六十壽期。乃預定宴客。三日其邑人張六先生者。素與龔有隙。第一日忽肅衣冠而入。長揖曰。六哥今日樂矣。容弟一言乎。龔曰。請見教。實願聞之。張曰。弟近看新書數本。始知國民乃國家之主體。第一國民也。則中國土地之存亡。應負一分之責任。請問六哥。前年將弟之旅順送向何處去也。今日能見還乎。龔君大窘。狂呼逐客。二日晨其門首。復有聯云。稱六太爺上六旬。壽欣占六月六日良辰。六數適相逢。曾聽得張六先生大踏步闖進門。

來。口叫六哥還旅順坐三年監陪三次斬賺得三代三品封典三生願已足最可憐達三故友小錢頭不如咱洒冤沉三字赴黃泉龔憤甚弋索數日不得其人（小錢頭不如咱酒者合肥土語言衛用錢之法不及龔故卒得禍也）

湘綺老人

靜 觀

湖南王闢運字壬秋別號湘綺老人年八十精神猶矍鑠民國二年修國史大總統聘爲館長初至京有人詢以修史之大要答曰余有一聯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余之大要蓋如此時徐世昌當國老人親書聯匾以贈之聯曰數點梅花亡國淚兩朝開濟老臣心匾曰清風徐來此亦可想見其風趣矣

周媽三則

吳之之

王壬秋先生任民國國史館長時攜周媽至京種種笑談時見於京滬各報人多能言之初不知壬秋眷戀周媽之初其事甚趣所謂青衫紅袖同病相憐者是也初周媽傭在王家徐娘半老丰韻猶存搔首弄姿自傷遲暮先生諷之曰若一傭婦而自愛自惜如是耶周媽居王家久深知先生之性則蹙眉對曰女子之淪落亦猶士子之不遇耳大人苟不受知聖主欽賜翰林則屈居於多士之下誰加青眼

亦惟有自憐自愛而已先生笑而領之自是待周媽異於他傭矣

又聞周媽雖爲傭婦頗工刺繡亦略解文義嘗爲壬秋先生繡一扇袋凡閱百日而成針線固工卽寓意亦復深遠蓋繡一蝠蝠一蠟蛺一桑葉一金錢花取福慧雙全(蝠蠟桑錢)之諧音也壬秋得之視如拱璧非至交不以見示得見之者自謂爲有眼福云

壬秋別有所眷周媽惡之而不欲言適壬秋誦白頭吟周媽本不解所謂欲取愛於壬秋故問書中作何語壬秋爲之解釋如訓蒙童焉周媽聞畢大哭失聲壬秋問何事曰替文君不平耳自是不言不笑飲食漸減壬秋使人問之答曰自聞大人說卓文君事方知世上有負心男子吾心目之間常常有文君小影是以鬱鬱不樂爲我善覆大人努力自愛薄命人不足念也壬秋聞之亦爲悽然百方解慰始得和好如初而前所眷者則賦秋風團扇之辭矣以上三則均爲湘人楊君所言真僞雖不可知要之王先生與周媽之關係固昭昭在人耳目也且所云者適足以表章周媽之才與智卽爲失真諒亦不忤先生意吾故樂爲書之

馮了性藥酒

張絅菴

馮了姓以字行粵省靖海人夫婦行醫六十餘無子女已及笄幸采殊絕馮爲娛老計不忍遠嫁收李

氏子爲徒長女一歲俟俏少年也大得其力馮欲贊之而未明言兩粵癩瘋患最烈發輒不救女子患之父母恆縱與人私以洩其毒俗名過癩男因是死者甚多無何女膺是疾父母憂之欲洩其毒於李以代女死夫婦密商定母復示意女次日翁託診脈出媼亦于歸母家至晚不歸以爲女病可痊矣及歸家覩女病如故母怒曰婢子自欲死又復誰尤女曰我死命也移禍他人生不如死父母益怒不復爲醫女因肝氣中沖病遂愈劇徧身紅腫撕衣成縷狀若病狂父母閉之別院室中以待其斃初女因父母出家中無人至晚堅閉頭門尋李藥室含笑欲語李曰師父母不在家妹宜謹守閨閣奈何嫌犯瓜李詎不知男女宜有別耶請速退女曰妾有衷曲向君細陳非自媒者外室不密語恐洩露請至上房庶免屬垣有耳李始隨之入女進酒饌同李歡飲故向李作昵語求共歡好李正色拒之曰我受師深恩而爲此禽獸行稍有人心焉肯出此女欽其義曰實告君此非妾意乃父母也李愕然問故女縷述之且曰若勉從父母命必殺君身不仁若違父母已死高堂莫養不孝己得生而致君於死不義有此數端妾實出兩難然生死本於天命豈可累君李聞女語愀然曰兄願身代妹不可死妹若獲生則老人之命可保老人之心亦慰兄亦可藉此稍報師恩矣違前擁抱向女求歡女不可曰君初拒我心地光明可鑒天日今爲妾求死妾何忍獨生且君家甚貧君死全家誰養妾死有君照拂則死猶生也

男女以義相責。晨雞已唱，猶不能決女促。李出李無奈，遂就外舍。及父母歸，知謀未成，故恨女甚，遂屏之旁室也。然女在別院，初尚有聲，既而寂然。家人以爲已死，啓戶入，女斜依牆角，僵酒墻上。馮夫婦哭曰：「女殆死矣！」撫之微溫，通身癥結，厚指許衾，揭之半日，方能言問。何以生？泫然曰：「暴發時，心熱似火，目眩而昏，煩燥不可名狀。五內焦灼，翻若鼎沸，索水無從。匍匐墻前，則冷酒滿中，掬而飲之，入喉即下。如是久之，心稍安，亦漸知人掬吸數次，則沉沉睡去。今則如夢初醒，也移之中室。父母守護十餘日，癥脫竟得平復。衆驗酒墻，則蛇如麵杖，口啞一蛙兩物，皮肉盡脫，但臍骨耳。攷金鑑載，端節蛙被蛇捕入酒，最利癲瘋，並治百病。鴻因酒薄棄置墻口，未封，故墜其中。女得復活藥酒，遂馳名天下。女父母感李義，卒以女嫁之。不數年而富巨萬，皆從酒墻中得之，亦奇矣哉。」

日本女偵探

林紹

日本之偵探，蹤跡多奇，詭其爲倡妓者尤多。兼作偵探，上流人士亦爲之譽之者曰：「愛國」；毀之者曰：「好淫」。旅順之役，安藤芳其最著者也。芳本良家女，畢業女子中學，既而爲藝妓於大連，或謂其政府所遣，然無左證。俄關東都督阿克力塞夫嬖之。日俄將戰，都督案上文書圖籍，高可隱，人皆關祕密衛兵佩長劍，負槍守之。雖俄人無合符，不得入。獨芳以得都督寵，且爲婦人，故莫有詰者。阿克力塞夫本意欲

使海參威艦隊先出擾日本西北令日本艦隊赴救因乘虛以旅順全隊直擣東京一方面則由仁川分隊護運兵上陸規計已定戰圖爲芳所見急竊以逃昏夜雇中國漁舟出海俄人躡之不能得舟過鴨綠江口遇日本兵急出示之日本乃先發制人越三日擊沈俄瓦理耶克立司二艦於仁川復夜襲旅順俄大挫衄至今日言旅順之戰猶嘵嘵稱之

沈子培捫虱而談

陳瀓一

秀州沈子培方伯會植由部曹外簡江西遺缺府調補南昌府在任兩週政聲卓著賢太守之譽一時徧布章江未幾詔擢安徽提學旋簡布政復兼護理巡撫沈公爲人落拓不羈服官多年猶未脫名士氣習政事而外日與詩棋爲伴視接見賓客爲畏途苟一日無一客至必喜對左右曰今朝得自由矣清末政府方厲行儉立憲告誡各行省憲政編查館奏派館員分道南北調查成績時奉派赴皖者爲某參議公於某父同年且稱知交故某進謁禮貌恭肅言談謹慎公與暢論時政月旦人才滔滔不倦且言且以手向袴中取虱而捫旁若無人一剎那間案頭上之血斑纍纍蓋卽所斃之虱之遺跡也某大令喜詼諧一日宴同僚於餐館席次有道及公於大庭廣衆捫虱事者大令鼓其曼倩之舌曰不圖古之王猛再見于今日吾人嗣後當以王猛第二爲培老之徵號四座軒渠

劇盜服智

鄭叔容

曹州故盜數就獲者待取當臬司以驛遞遲輒逸去既置電徇息決始不獲逞屬得劇盜守令刑席擬電詳臬司待誅忽刑幕一人擅窗入署以刃斷案厲聲曰頭所獲盜須留其首不者君首且與此案同刑席大驚寢所守久待不得謂其寢不敢驚則自電臬司誅之刑席蘇聞盜死頓足謂守曰胡不告我吾死矣既復曰須與吾盜首卽攜置室案上夜半復有躍窗入者前人也刑席急告曰曩命留頭頭已留請攜去盜默然良久跽曰服公之智本謂公留人誤請留頭我之過也遂去暨刑席固智然盜能以理自屈盜也而可盡誅耶

貓義

六安鄉人有畜鷄者鷄孵卵得雛十餘率之啄食於庭一鷹猝從空來母鷄張兩翼護覆其雛鷹力搏母鷄啄其頸血肉淋漓終不釋相持方急所畜斑貓從草間望見倉猝一躍爪握鷹頸力喰之鷹驚釋鷄返門極力格撲久之一伸喙貓腹破腸出痛絕乃釋應毛羽離縱欲飛去盤旋良久仍墜於地比人至鷹貓俱死鷄雛竟保全

雁

程善之

潯陽一鄉民弋雁獲之蓋雛也傷不甚乃繩係其翼而畜焉與之食不食越日空中雁羣過是雛仰空而鳴一聲未已空中雙雁並下欲挾與俱去盤旋久之卒不能得去而復來雌者不勝其悲舒翼覆雛宛轉哀鳴久之力竭而死雄者在空中見之亦自投於地雛後一日亦斃有士人見而哀之贖而瘞於山中標曰哀鴻之墓

濱江鄉民捕雁者夜篝火伏蘆葦叢中伺之江陰某甲者一夕方捧鎗而踞一百蛇自蘆中猛躍出繞其身十餘匝甲窘極狂呼杳無應者俄而雁數百頭噭噭而起共啄蛇立斃之甲得脫行數武忽憶及捨委蘆中亟返身拾之鎗纔入手雁亦翔至啄其眼珠明日家人尋得甲於是處兩目盲矣此兩事皆方翁爾純爲余言者前一事渠輒轉聞後一事則洪楊之役渠避兵江陰時親見者也

蠱

成傳芝

楚人某客鳳凰廳與一苗婦狎將行矣苗婦切切約後期并治具款之某夙聞有蠱術以施之遠客者乃跔足窺之見婦在廚下手刀砧醕醢初無異狀俄而自櫃中出一瓶中儲物類毛蟲者數十頭手持之水涔涔滴下卽取水溲溲爲餅良久餅看皆熱邀大嚼某舉杯攢眉嫌酒不熱婦持入廚溫之某潛取餅納懷中餐畢某出婦送至野外復申後會之約某笑曰我今生不至矣婦怫然曰實告君頃飲食

中已下蠱君不來者一年後蠱發死矣某曰蠱置何餽中婦曰卽君所食餅也某大笑探懷出餅婦望之失色某至家試以餅投鄰犬犬食之初無恙年餘忽發狂嗜傷其主人幾死已乃自斃

劉半仙

鐵冷

劉某外號半仙淮陰名醫也踵門求治者有應接不暇之勢以故病輕者委之生徒重者自診惟煙霞癖重過午方起步至醫室日已夕矣未及診視而物化者時有所聞鄰縣仰其名來求治者尤夥一日清晨兩急足昇一老嫗至生徒以其疾重待劉診治劉甫起身爲府縣署延去三更方歸嫗不待而先去矣閱數日來一舟子持數百金邀劉往其家劉諾之一葉扁舟棹向荻港浹旬始達一島肩輿候於岸側肩之上越十數重門乃抵內寢劉觀甲帳之盛僕從之衆儼若王侯心訝之訊問來僕主人安在速領吾診脈去僕以主人書寢對囑待之竟日不見正面越日復訊僕如前僕答亦如故劉益訝之如是者匝月閉不使出而客館淒涼海濤澎湃一若助其歎聲者劉遂懇來僕向主人乞放僕曰某老嫗主人之母也前日幾因公誤事故相報劉再三哀憇並允賠舟車費及供帳費三千金以爲母壽僕領之囑劉函其子具款於某地交易而回自此以往症到輒診非復曩日之遲遲矣主人爲誰灌雲巨盜也嘖劉以診而不診待嫗盜以不診而診待劉所謂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者非歟

四百年前古酒

戴譽侯

前清合肥李文忠負中外重名西人稱之曰東方俾士麥晚年歷聘各國使節所莅人摩肩車擊轂雖販夫牧豎莫不輶業聚觀爭願一見中堂顏色爲快西人均稱之曰李中堂任北洋大臣最久嘗有德國海軍大臣至津投謁語文忠曰某所乘之軍艦於世界海軍中號稱巨擘中堂手瓶中國海軍者也某請糞除敵艦敬迓使節倘亦中堂所樂觀乎文忠喜諾訂期而別至日颶風驟作巨雨如注德艦寄碇處距大沽口二十餘里文忠既至大沽輪舶爲颶風所阻不獲駛傍德艦乃以無線電達德帥德帥覆電云已遣舢舨奉迓但中堂高位耆年不畏涉險否幕府諸君有尼其行者文忠不欲示外人以餒偕繙譯一人毅然登舟舟以水兵八人擊槳一人執舵雖巨浪山湧而舢舨出入風濤疾於飛隼俄頃已抵德艦艦中鳴礮如雷軍樂驟作德帥握手致敬曰中堂信人哉以中堂耆英重鎮而冒險精神邁越青年尤爲某所欽佩文忠遜謝坐旣定德帥執爵酒親注盃中爲文忠晉頌辭畢曰中堂冒涉風濤惠臨敵艦鄙人絳灌無文不足以娛樂嘉賓乃以餘酒奠文忠前曰不腆敵產敬效野人獻曝之忱祝中堂歸途餘福文忠雖起謝頗異德帥以殘酒餉人歸署譯其文始知此酒釀於西歷十五世紀已閱四百餘歲值英金二百鎊約中國銀幣二千餘元爲世界第一古酒宜德帥以之作縞紵也

丐隱

戴譽侯

袁海觀制軍於光復後以海疆重鎮作申浦寓公日以金石書畫爲消遣絕口不言時事一日客有詣袁者於旅邸前遇一長鬚叟衣大布之衣挾巨碗蹀躞階下怪問老人何爲曰丐耳聆其語口操北音索碗視之則宋均窯之精瓷也問售否曰以此乞食不願售也客曰與汝多金素豐可立致也不愈於沿門托鉢乎曰丐持此入市乞一甌餅果腹有餘歸而懵騰一覺胸無雜念捨乞食外不知更有他事業需多金何爲且丐聞世有以厚藏獲罪者不聞以乞丐致谷子欲予舍安樂而求煩惱何計之左也客知其非常人入以語袁命速之入至則長揖入座舉止雍容問其姓氏鄉里曰大地逆旅也萬物芻狗也更何里居姓氏可記公解人也願勿以此下問時日已踰午袁命餉以湯餅並侑以宣威乾肺一簞叟略啜少許卽釋箸不食袁曰倉猝客來盤飧市遠恐不堪爲老人下箸耳曰丐終歲吹簫久甘藜藿一旦肉食未免令五臟神促刺不安耳袁方手持鼻煙壺卽以授叟叟亦囊中出壺授袁視之則乾隆朝御製古月軒壺也值且數百金煙味濃郁迥非常品不禁爽然若失既而相對語竭乃挾碗稱謝而出袁目送其去撫然曰此古之傷心人也

乞丐樂

近人筆記大觀 卷四 • 雜聞類

七五

馬良

吳諺有之曰（討了三年飯連做官都不想）斯言也予於幼時曾習聞之顧未敢信以爲真也乃竟有成爲事實者嘻異已

予鄉有沈翁者世習染業於市中設有染坊貿易頗盛以故家產雖小豐而大足資溫飽翁有弟某年可三十許向執業坊中今夏喪其偶意殊鬱鬱不自得翁因以續絃之說進之冀以慰解而某則絕不措意人皆以謂某悼亡心切不忍此言也一日某早膳畢隻身北行杳無蹤兆翁慮其心緒惡劣或憤極自覓死急遣人四債之半月而獲則方寄身某丐頭家且已入丐籍矣翁命之返某似不願翁曰兄縱未能言愛弟而衣食粗足自給何忍使弟爲丐果爾他日何以見祖先其速歸強之再三始允而綜計出丐籍及酬請丐頭諸費已不下三十金蓋丐規固如是也某歸未月餘忽又不見蹤跡之仍在前丐處使人往邀之則應之曰予居此歡樂甚今計已決不復返矣幸爲我善語兄毋以我爲念前日多此一舉致兄多費三十金悔之無及一誤豈可再誤哉翁聞言大驚復躬往敦促之亦卒無効自茲而後某遂爲卑田院中人矣有見之者問其何所樂而戀戀於是某曰予在此間一切起居飲食純任自然而同伴之間又雅相親愛自晨至夕曾無毫忽念慮繫於心此樂雖南面王不與易也於是鄉之人聞其事者咸詫爲異舉云

蘇城蟹形

蘇州城形勢如蟹。余幼時習聞是說。鄉先輩每謂蟹性見火即行。故蘇城週圍不能設燈。紅羊犯蘇城內外。增設圍防燈火照耀。不半月而城陷。辛亥歲城中街道裝設電燈。先曼卿伯父惴惴然謂必有故。初以爲老人守舊。杞憂耳。迨竿線安排。革命事起。遂於光復日開燃歡迎。迄今省城隸爲縣部。而居民生計商戶買賣一蹶不復振矣。

吳縣知縣

知吳縣者向無吳姓。歷攷掌故。信而有徵。蘇人更有一非謠非讖之諺語。謂吳縣不得以吳姓者知縣事。叩以故。則又茫無所對。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辛亥官吳縣者爲吳次竹。熙人皆啧啧焉懷疑忌。及光復其言始驗。於是益授迷信者以口實。

紅鬍子

紅鬍子者東省馬賊之通稱也。其名所自來。未由考據。首領不一。各自爲股。股或數人。或數十人。多亦不過二三百人。無紀律。而剽悍特甚。不相統一。故時有互鬭。其搶掠之道。有二。有擄人勒贖曰。幫票。被虜之家須探明爲何路。何股之所爲。尋走門路。磋商贖價。然亦有由賊定價勒限。以通知者價之高下。

馬汝賢

沈肝若

嚴復

視乎被虜者之身家及其關係尙逾限不贖則被虜者必無幸掠奪牲口曰出販意蓋謂奪於此而販於彼也遇官兵則權衡勢力以定抗否非必拒捕也倘勢不敵則四散走遇追急則沿途奪馬以易其疲馬術極嫻故捕之者每無如之何惟爲害閭閻而掠不及官蓋此中首領除陶什喀陶就撫於俄國外均有張作霖馮麟閣之希望也

達賴喇嘛

鄭孝胥

達賴喇嘛握教權勢力等於歐洲之敎王其權力可以生死人故蒙人奉爲神聖求所以媚達賴者無微不至雖祖父之親妻子之愛達賴有所顧指欲如何則如何耳不惟不忤且以爲榮達賴每屆放頭大收賄賂放頭者如內地戒幢之水陸勝會然屆時善男信女爭輸金錢以邀達賴之一盼其輸金多者可得達賴摩頂及木槌擊頸之典凡被摩者人皆噴噴榮之其得邀槌擊者雖顱墳如卵不敢聲痛甚且私相慶幸蓋謂是年順利可免災告不獨藉豪閭里已也

